

抑賈人使低其直民有訟之憲司者中械繫之死獄中提點刑獄
公事董莽言于朝故先召還尋奪職奪職在八月庚子莽適之子也既而
宣諭官明橐復奏其五罪四年二月壬午乃趣湖南漕司劾治 皇伯洪
州觀察使權行在中正使司安定郡王令時為寧遠軍承宣使以
積闕遷也

八月按是月丙戌戶部尚書黃叔敖請諸路上供錢兩浙限次年

二月終江湖限五中月中起發違者本部以聞從之四年二月廣東西漕臣以

上供欠多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叛去事見以所部海舟六十

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關中納款於偽齊具言沿

海無防虞之人可以涇至二浙且圖上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審

州草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

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

已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起行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留戍

江州輔臣因論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但恐無糧上曰撫

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乃命出撫州椿管錢

九萬餘緡江西折帛錢易糧萬斛以餉飛軍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按未得斷劾者具月日申部取

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

遣決濡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

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草久弊乃有是旨

壬辰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

癸巳左承議郎常同為殿中侍御史同自柳州召還既對遂有是命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言累年供進湯藥有勞已推

恩數乞將上件勞績守本官致仕庶不論分招致人言詔繼先進級秩一等許回授是日朱勝非自湖州赴行在故事大臣奪情

者服慄光憤慙紫袍皂角帶上皇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至是勝非請所服太常遂

省記宣和近事以報而居第則慄服去佩馬議者不以為是太常在此月庚子今勝非赴行在遂書之勝非奏狀云臣今月十一日登舟常行癸巳十一日也奪情故事太常所記不如是之詳今以

蔡條百袖叢談增入是夜虔卒石亮與其徒謀即州學團聚為變忠節指揮使石佺密告東南第六將韓思等率兵捕其徒七人皆斬之事

聞詔虔州別選守臣命見任人候延慶赴行在事聞在九月庚午後三日癸酉除朱

芾知虔州已附見九月甲戌劉大中奏後更不列出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

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

人上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數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

數人耳策以直秘閣通判嚴州受賂抵罪故上及之 右通直郎

唐恕試太常少卿恕既告老屢召不至及是入對詔賜進士出身

而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子獻復右朝議大

夫子獻初坐江西葉城停官及乙未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

而復之著此以見葉城約法輕重故降充實文閣待制王觀追復龍圖閣學

士觀泰州人元祐翰林學士黨籍制已上第二十六人江軍安置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衛之

地悉淪偽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為偽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

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熊克小歷載琮突圍在明年三月

日未蓋不知琮至襄陽之時也今從日歷附克又云琮以數城孤立不能敵亦誤琮雖為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其實遠領虛名

今不取權商號鎮撫使董先亦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

橫兵已衆恐不能贍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衆依趙鼎于江

西

丙申以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冊寶告大廟

丁酉遣戶部員外郎徐杞奉冊寶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為禮儀使奉神御並詣温州上酌獻於

射殿畢步蕞至行宮南門外奉辭宰相率百官辭于城外時以製

塑神御官吏遷官資二者二百四十餘人添給錢萬緡銀帛二千

四百餘匹兩言者以為濫乃命差減焉八月甲午詔轉官資人減半詔置三

衙管軍直舍于殿門外用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請也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時議者皆欲罷都運司以省費給事中黃唐傳上疏言自罷發運司後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遂改為都漕蓋以収簇上供應副行朝為事今罷此亦可省官吏之費但慮諸路漕臣復以上供錢物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舉措並具置司前後所催發錢物數以聞乞付戶部官同議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置此司一歲間所拘催錢糧金帛已八十二萬餘貫石匹兩第漕臣不得自便問同所忌嫉如此見存廢利害甚明今置司常州去閩廣江湖地遠乞移司撫州從之熊克小歷誤以唐傳元定奪之語合為一章蓋自莽也今依日歷各取其要語別書之辛丑信安郡王孟忠厚言近者有詔改議昭慈聖獻皇司謚號務

盡尊崇而其廢復之因終未明辨人咸疑之臣聞昨有黃策上書專論此事蓋策於平江因斥賣蔡京家產乃得京舊所藏親奉聖語劄子手迹有太上皇帝諭京語曰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廢司亦有悔意嘗以語皇太后則知廢黜之事非繇秦陵聖意斷可知矣昨已蒙宣取京所書劄子真本望宣付史館以慰在天之靈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添差福州兵馬鈐轄劉紹先為神武右軍右部統領用張俊請也

甲辰手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震蘓湖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

逮者極言無隱先是宰執同奏請罪章未下侍御史辛炳奏大臣無畏天心何事不可其言峻甚由是出宰執初章仍有天之降災皆朕失德之語於是呂頤浩等居家待罪累四章乃止此並據朱勝非秀水

閣居錄附見日歷無之

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

錢是日上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

炎以來皆蠲之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

詣三省點檢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

半年為始祖禮晉陵人也右承議郎新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

其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

有關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郎孔

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禮部討論而有此命初婺州兵馬

都監駱公彥等七人皆以潛郎恩得添差而左司諫唐煇言其非

祖宗舊制吏部引上皇初即位時勅旨為言是日詔隨龍官係國

朝故事添差劄與諫院照會吏部奏到元符三年六月五日聖旨蓋為上皇隨龍人隨龍人創設也

丙午起居郎孫近守中書舍人曾統守起居郎秘閣修撰知虔州

候延慶復為起居舍人尚書左司員外郎劉岑守秘書少監直

寶文閣知郴州趙不群移知宣州左朝奉大夫趙康直改知泰州

泰州自分鎮後就用武將張榮為守及是始命文臣左宣教郎

杜巖送廣州居住巖自宜都與其孥乘舟至姑孰朝廷聞之命官

護送至行在而後遣之巖兄嵩崑中道亡去求之不護既而奔偽

齊

紹興七年十一月金人差除數內有杜嵩

故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朱師服追復集

英殿修撰以元祐黨人故也

師服海州人紹聖中書舍人待制以上第四十九人五年六月乙卯追奪

丁未浙西提舉茶鹽司言本路諸縣去冬信任賣鹽錢唐縣四十

六萬餘斤比往年增三十七倍建德縣二十七萬餘斤比往年虧

六分乞嘗罰詔兩縣當職官減展磨勘年有差初張浚承制以

叅議官寶文閣學士程唐籌邊有勞進秩一等回授其子登仕郎

敦復為承務郎命既下論者以為吏部改官格法甚嚴雖見任宰

臣回授轉官亦無改官之例乞改正乃詔循敦復二資

戊申罷江浙等路轉運司給事中黃唐傳言自置司以來催發上

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二十二萬斛絹二十

餘萬匹綿亦稱是不知何名而遽罷之若罷此司而上供愆期定

復分遣郎官四出催刷是徒為擾擾紛紛虧損國體利害甚明望

賜詳酌詔以次官讀行下初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寓居梧

州多市官鹽以規利至潯州為監稅左宣教郎韓璜所發州以私

益論罪揆愬于朝詔廣西提點刑獄董莽定奪莽言揆雖以詭名

市官益為詞而在法犯權貨不得根問買處合從私販法事下權

貨務提領官張純言廣西益係官販官賣即無不許隔越州府貨

買之文都省勘會恐官司實有用情令本路漕臣依公究實申省

如敢觀望重寘典憲其日辛卯也至是侍御史辛炳言揆若轉買

客人官益自有文引照驗今既無文引無可體究適所以彰朝廷

用情廢法之失遠方官司祇有遠望朝廷之理必不觀望州郡勘

司按揆父子兄弟叨受國恩前此坐罪貶責例當籍沒家貲巧計

避免不可不戒乃詔潯州速具案以聞候至取旨

著此以見臺諫
改呂頤浩本末

按炳奏潯州已於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具案聞奏至今踰年

方令刑部促潯州奏案不知何謂四年陸月庚子行遣

詔故朝請郎陳伯疆特官一子伯疆事上皇為右正言以忤權倖廢

及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綱論伯疆之死已三十年前

此未嘗叙雪今遽推恩其子異日死於謫籍者援以為例將何以

止之朱勝非曰伯疆以直忤蔡京而被黜今公議已開理當推恩

綱失於取會上曰伯疆固直第朝廷未嘗辨雪致綱有言今欲直

伯疆之冤當先令辨正也

十一月丁卯寢命五
年三月乙亥再推恩

己酉給事中黃唐傳言近下求賢之詔未聞有畫一竒出一策者

而昔論州縣及訴人之過則多有之此非陛下求言本意望降詔

旨應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訐他人過失詔檢

鼓院榜諭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陛下乘此艱難注意在將而二

三將臣不能協心共謀以濟國事邇者淫雨害稼地震輔郡陰盛

之象殆謂此也悉由幕府謀議之官以妄言激怒主帥贊畫無狀

理宜罷免詔以付諸將同所言蓋指劉光世韓世忠也 侍御史

辛炳言叨綴日恭每見朝殿進呈宰執有留身奏事者臣竊謂天

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

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公者留身之際何所不有臣恐分朋植黨之漸為害滋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留身違者許御史臺彈奏都省奏閣門狀令臣僚上殿不得留身奏事宰臣非執政官曲謝及乞解職者聽唐成詔依閣門見行條法詔權貨務都茶場許臺諫取索及勾喚人吏此以因常同論張純罪當考辛亥嗣濮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為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王明清揮塵錄三集

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帶光彩絢日夫注視久之

金主云此石晉少主獻耶律氏者唐氏日月帶也按張匯節要

云紹興三年春尼瑪哈國新居雲中夏尼瑪哈之白水泊避暑秋

尼瑪哈等避暑于居本所不云金主在雲中金史肖胄以今年十

二月四日回到泗州若往會寧往還必不如是之速兼與肖胄偕來者止元帥府使人則似未嘗見金主也明清所云姑附此當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

宋 李心傳撰

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朔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沈晦提舉江州太
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光暴狂僭貪忍輕率也晦到官纔踰
月而罷 初張浚為宣撫處置使行移於六部用劄子而六部則
用申狀至是吏部請宣撫使非見任執政官者並申六部六部用
公牒從之 右朝請大夫陳杓知通州

癸丑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詔幹辦御藥院趙徹宣押赴
都堂視事時天象示變臺諫文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及罷都
漕司頤浩不能爭乃求去 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

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秘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從之

甲寅呂頤浩再求去詔幹辦御藥院邵諤宣押視事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一百五十萬緡以錢引未通流於夔路故也

乙卯給事中黃唐傳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唐傳自為給事中將及半歲朝廷政事寧無差失前後臺諫劾正亦多唐傳已祿其間曾無一言封駁但乞以文士解額三分取武士為此不急之務而已其畏謹緘默如此今都轉運司虛占負闕蠹耗國用臺諫官以為可罷公論以為可罷

唯大臣初主議者尚欲存留唐傳不顧公議明示傳會之迹欲以取悅宰相頃者京城失守唐傳為宗正少卿盡取玉牒獻於金帥使皇族係累而去用此張邦昌差摧中書舍人屢行偽命告詞士大夫至今切齒望賜罷黜以肅百僚故有是命章再上遂奪職唐

奪職在 湖南轉運副使李弼孺罷先是本路安撫使折彥質奏

弼孺與之有舊隙請罷去詔弼孺移江西五月庚申時湖寇充斥弼孺

聞命不行遍檄諸州有敢應副帥司者當職官枷項送獄御史常同言弼孺趣操卑污頃年嘗認倡人李師師為姑諂事未勸賊汚狼籍今又公違詔旨占護錢糧意望敗事故弼孺遂罷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致仕不許 叅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

事孟庾自軍中朝行在至是復還鎮江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淮

南宣撫使韓世忠因私忿交爭事下督府庾不能辨曲直乃走懇

諸朝焉此以紹興八年常同劾疏附入初偽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

擾川廣之策大畧謂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

絕齊魯之徭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

交通寶貨雜還有銀茶馬之貢香礬繒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殞

越為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于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

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講智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俾

財賦不入于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豫大悅

是日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

海入交趾册交趾郡王李陽煥為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

遣使毛都魯等二十餘人偕行此據張孝純書增入計未必達也姑附見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事見七月丙子已下本州詰問上謂大臣

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

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

害者除其稅其當濟給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奏至是在是月

政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

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

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

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

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以類使其

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姦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以類使其

無之則已有則必皆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

為益豈小補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群

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於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摧御射殿極卑陋茆屋裁三楹侍臣行列中裏觸棟宇 摧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忠厚之意悉本祖宗惟是速於成書去取之間無不舛錯今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各撫新書之闕遺悉隨所見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訛謬著為定法從之 左朝奉大夫王次翁自廣西轉運判官召還是日引見而對不合乃以次翁知處州次翁乞祠而去

丁是詔自今行在職事及釐務官上書並實封用公文印記繳牒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逐便之數前三日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書鼓院用例併投壓人押出侍御史辛炳言有虧禮意故有是旨 元旨為應詔上書人設後以鼓院監官唐璟申明十一月唐申得旨逐時投進文字依此今併書之

戊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畧謂頤浩循蔡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為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即其親舊三也

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賊吏呂應問韓億皆滿數萬願浩
既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已意則
怒形於色六也近雨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
姑息之七也其心腹最善者擢置臺屬使採臺中議論八也近者
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
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遷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遷罷願浩
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願浩之力縱使
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疏入遂召翰林
學士綦寔禮草制授願浩舊節奉祠寔禮所草詞畧曰備觀夙夜
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
胡辭位寔禮願浩所厚也炳言願浩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
不知願浩之罰是耶非耶按願浩兩任宰司狼籍不一不特樞紳
士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猶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
言之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問大臣敢如此者願
安而行之欺忽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頃者罷去正坐臣僚章
疏不曾降出亦聞陛下批語有力掩之者是非之不明賞罰之所
以不行此前日之失也今復蹈之可不為後日戒乎望以臣前疏
付外廷以明是非竊去將相崇資以正賞罰於是願浩卒改命
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竄典憲
已未手詔以緡計贓者三千為一疋舊法千三百為一疋建炎初

增為二千至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職吏於朝堂上以絹直

高故有是旨甲戌道六年三月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

百萬斛務欲利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本留不即支及

阻節減尅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戾

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

於齊其後悝以為平糴取壽昌以為常平李彪以為和糴名雖不

同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為甚良而其效豈不為甚著今

天下利之所出取之悉矣理財者亦所施其能矣其猶可以左用

度之乏而燕利於公私者莫若和糴賤而歛貴而糴民有所濟而

不飢利不入於大賈蓄家而公上享其贏餘此其法所以為可

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大為利者法非不善而行之者重糴爾太

上皇帝因都省之言重違戾之罪蓋將以痛懲其弊止其在今日

和糴之法未嘗廢而不講臣願舉太上皇帝是法而奉行之有違

戾者必罰無赦庶幾和糴之法不徒存其

虛名而遂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呂頤浩復為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制畧曰迨再預

於首台遂兩更於期歲聲稱有減風績頓愆復虧難進之風遂致

易汙之失用辛炳疏也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江州來朝賜

飛金帶器甲飛養子雲年尚少上亦以戰袍戎器賜之賜甲帶在

今併夜朝天門外火燔民居甚眾此月甲子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初陝西同統

制軍馬揚政率諸軍深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

等率忠義人進討偽涇原第八將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尊蓮

花城勝急擊破之翌日第十將楷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勝等追

殺無遺獲所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

遇步將從義郎彭宸戰死准備將承信郎賀吉為賊所獲曰吾不
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三人皆贈官錄其

子吉延安人也

吳勝以是月己卯破蓮花城彭宸賀吉以十月丙戌死事今併書之

壬戌直徽猷閣呂祉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初除淮南宣撫司
叅議官未至上奏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
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
言會江東謀師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
師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
治人兵家之法先為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
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故一曰形勢日者

朝廷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恐
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守將屯田乃
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
然生財莫如省費故次以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故次以謹
賞正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
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圍欲知賊中動悉則不可無斥堠故次
以斥堠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
探終焉凡茲十事皆今日所當行闕一不可也然臣之所論持其
大畧至其詳則在講之及得人行之其論形勢曰西北以山河為
險東南以長江為險自建炎己酉歲後長江表裏非敵騎蹂躪則

邊馬騷殘累年諸處間有軍馬然上下不接來去不常大非所以
一統東南臣前日論之詳矣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
游也上下之勢猶之首尾其中氣脈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將
欲復關陝必先固四川自四川而下有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
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小大不均表裏不可無備謂當命將分
兵戍守使相維持自遠近視之皆隱然如敵國焉則共奠王室有
磐石之固矣其論兵政曰古之兵法下自五人為五上至五師為
軍平居無事有以結其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及一
旦犯難則同力蹈萬死以求一生去古既遠名雖不同而意皆倣
此未有其心不一而可用者方今諸將類多忠勇絕世敢當大敵
則將不乏矣累年巨寇如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下皆河北百歲忠
義之民勇悍敢戰之士今則盡歸諸將是兵亦不少矣至於器甲
亦稍增緝多至八九分少者三五分是器甲亦粗備矣惟是烏合
之眾不揀不練失古軍伍結心之法尋常討捕草寇潰兵則有子
女玉帛之利而倚恃諸將威力故所向無前若當大敵臣恐未必
如是之銳蓋非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臣願陛下蒐求知兵
之士講究古軍伍結心之法因時之宜稍準古制酌自宸意以授
諸將委曲訓飭使心曉意肯而力行之以時教之以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令耳目習熟緩急肯出死力以相助士卒隸將佐將
佐隸統領統領隸統制統制隸大將則是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

師也其論守將曰民以養兵兵以保民兩者不可偏廢而守則治民者將則統兵者也俱要得人諸郡屯兵多少不等則將當視之大郡則任近上大將守臣當選前執政次郡則任以次諸將守臣當選從臣小郡則任又其次諸將守臣則選庶官守將協其兵民和一則外寇不侵內患不起四方安業一二年間可復舊矣其論屯田曰民至愚也難與慮始可與繼成今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民但習於偷墮日有請給遂忘其故業松江諸處沃野連壤若計口授田貸之牛種器具土宜而勸相之亦豈有不可為者臣見湖南韓京一軍在衡州茶陵安仁縣請佃拋荒田耕種二三年矣人情安之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稍厚始知耕稼之樂蓋復其本業則競趨之有不待勸相矣故趙充國惓惓於此誠得宿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其論民兵曰三代而上寓兵於農農即兵也春秋而降齊有內政晉有被廬曷嘗不用民兵而近世用之則無益徒擾是何耶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謂民兵但可令保守鄉井官兵擊逐則併力把托而防其衝突若因利乘便則助戰策應近世不然往往調發令遠去且使之當先以嘗賊軍是以無益而徒擾所謂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伏思卒伍與器仗古人皆謂之兵者言致用均也且以鎗劔譬之鎗非不長也劔非不大也要其利用止在鋒刃鋒刃一入則所向無前矣士卒之衆何以異此顧臨敵用之如何

耳古人計兵有號萬者有號十萬者有號百萬者安得皆是精銳特鋒刃耳以此論之民兵未可謂之無益也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即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即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為可惜乃命依元豐舊制故中散大夫孟彥弼特贈太師故贈直龍圖閣孟忠亮特贈祕閣修撰彥弼忠厚父忠亮其兄也上以昭慈故內批彥弼追封王爵忠亮贈從官今有司討論已而復有是命時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薨故乞賜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踰常制上令

補二子官其長子右承務郎孝揚進二秩餘悉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邪中興聖政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聽臣留正等曰后之尊母天下固無與並至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奚有加焉太上皇帝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韋氏家等非謂其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為等級次第有自然而然者雖欲疆而同之不可得也語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惟太上皇帝有尊也著矣

乙丑江陰軍進士李韜蘇白伏闕上書論時事御筆押歸本貫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言皆細務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啟之卒成變亂不可不懲也然韜白所言宗子

擾民等事亦命監司郡守幾察之

丙寅詔自今執政官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 給事中詹又復為
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其昏耄也 端明殿
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
落階官為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戍江州尋詔飛落沿
江二字樞密院言欲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軍一帶駐軍其江西
見管諸頭項軍馬雖隸帥司如遇緩急許飛抽差使喚鼎發遣應
副務要內外相應共濟國事若江上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飛
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鼎照應江北對岸係舒蘄兩州可令隸

飛節制合用錢糧令鼎督所屬監司州縣應辦從之飛言本路兵
久不訓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西安軍餘並隨軍
訓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東淵飲大
醉擊東淵幾死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上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
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
皆為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與東淵素
厚奏東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
四千五百餘斛此據十月十八日趙鼎所奏詔漕臣曾紆津致錢糧為軍中五

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誠待之飛亦心服飛節制舒
蘄州及隨宜措置在此月已已落沿江字在壬申先世奏東淵部
轄歸附人在癸酉飛凡分兵在甲戌詔李山兵馬令飛收管在戌

寅今魯紆播管五月錢糧在十月已亥選
山充統制在十二月乙未今牽聯書之

尚書省言自來奉使

國書係學士院叔掌自軍興以來國書事干機密欲令學士院將
見架閣國書正副本并應干文字並赴樞密院機速房送納令本
房叔掌宰執封押檢詳官常切檢密從之 詔都督府叅議官直
秘閣宋孝先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主管機宜文字起
復左承議郎范同等二人幹辦公事左朝議大夫張髦等七人准
備差遣右迪功郎孫大雅等八人並留叅議官直秘閣宗穎主管
機宜文字左宣教郎李堯幹辦公事直秘閣任直清等七人準備
差遣右承直郎姚宏等六人並罷大雅近子宏舜明子也先是呂
頤浩孟庾皆置官屬合三十有六人及是減半時廣在全州未至
也既而以穎提舉廣南路市舶直清通判荆南府、是日信安郡
王孟忠厚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册于温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丁卯勒停人謝亮叙朝請大夫知滁州中書舍人孫近等言亮以
假官入任法當審量誕妄貪污不可付以郡寄命遂寢

戊辰上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
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
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
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
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
張守忠受浚節制故言者及之 以岳雲為保義郎閣門祇候

詔前宰執領祠官居外者添給如判州府例嘗任侍從人太中大夫以上依知州例以下依小郡知州例時士大夫奉祠者率避地嶺南故廣州以為請 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建今以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貲產當頻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為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甲而

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徧以疏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已巳尚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踰半年至是改命 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

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嘗獻士師龜總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勗自擢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為輕重近所進龜總聞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它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自登詞掖所綴幾何左司諫唐輝亦言與權為燕山漕髡首以拜郭藥師為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及一年超躐要職豈當玷法從之遂乃詔與權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與權進龜總在此月丁巳

二人得宮祠在士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府以

禮敦遣赴行在初敦儒策試不就已見建炎二年二月丁卯避亂抵南雄州張

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至是宣諭官明橐言其深

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叅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

又交稱其賢乃有是命 廣南宣諭明橐言二廣官賣鹽諸州價

平者每籠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皆

為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為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低昂官司不

得執定將鹽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歛其餘封樁以待朝廷移

用橐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

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推貨務及吏部勘當 右承

奉郎新通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著此以見常同所云

或又前已有此當考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

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畧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

前此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

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夷狄豈獨扞防險阻哉 殿中侍

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

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負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負

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負事

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

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為之蓋其間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

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俸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况一郡之官有踰百員者在庭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養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為利便灼然明甚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議復置如同言同又奏邇者輔臣不公招致物議望訓諭近弼各推公心共濟國事破朋黨之隙去自用之隘忽以私怨而抑實材勿以異己而廢羣策衆智並用一私不容公道既開人情厭伏中

興之業可望而至矣詔付三省樞密院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朝

部統九寺五監尊卑上下秩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率循次以進未有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中興之初大減吏員寺監丞多闕不補進用者乃始起躡尚書郎或以初改秩及監當資序者為之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如累朝舊典此一舉也有三益焉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資級有倫名器增重二也少年新進不敢有僥倖之心三也主上嗣興尤重郎曹之選寺監丞亦不輕授議得太上

事坐出使非其人也尋又罷去

異十月甲申改主管太平觀今併書之

度支郎中

侯懋以嘗言都漕司事不自安因求去詔以懋為福建轉運判官已而侍御史辛炳論懋非按察才命遂寢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永興經畧使郭浩和尚原有功俟復陝西於本路賜玠田十五頃浩田十頃統制官已下皆有差時張浚已命浩帥元興而朝廷未

知也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為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

温州駐劄延壽去年為督府前軍將其眾叛人不知何以不降罷當考

辛未右宣義郎蘇籀為大宗正丞籀轍孫也 詔免德安府上供

二年

壬申三省言勘會江淮防秋分道置使部分已定詔直學士院綦

崇禮草詔賜劉光世韓世忠詳見是月乙亥 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

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斷獄

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

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

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

汗之嫌政事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

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

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

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處可否給事中駁正違失蓋懼其行之而有未善也至德以後兵興急於權便三省之長始願決遣於是政

去臺閣迨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建官遵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

益復詳密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舍書行循習滋久凡擬官斷獄

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哉使給舍緘默下得有所建明

是豈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給

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 布衣李杞補右迪功郎

杞常孫也寓居華亭宣諭官胡蒙言其賢上召對而有是命未幾

杞以私酤事為人所告有司掩之而不治言者論之杞坐奪官而

蒙貶秩 大理少卿張初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

姦賊日聞豈特為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
久遇之不厚誠能反是四者臣見才能奮發治效顯著矣臣欲乞
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重行殊賞庶
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
補官子弟及文學衰懦之士若廣南江北縣令少增酬賞人自樂
赴京朝官知縣乞依舊三考選人縣令依諸州教授在任改官弁
破驛券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湏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
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
乃命以拘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初王山人也日歷士申進呈張
疏乃書論縣令而上語亦專指此不知時政記何以云然或又別

有章不下當考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
民而治之者惟守令固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奈何
以百里之任而小之輕於除授而莫之察乎張初有請太上皇帝
未暇監司師守之問而先及於縣令聖意蓋有為也雖然古者為
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守漢郎官出宰百里唐歷縣令則得為臺郎
給舍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為縣令例所不免則不得
已而後授之其餘求他入不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既出於
不得已彼視其職不過為養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尚何
望其興吾民之治乎臣謂今日之法宜為官擇人詔神武後軍
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則於太上皇聖意有合矣

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並撥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日歷無人
古全軍萬人除撥高進二千
人隸王璣外富除此今增入

癸酉直龍圖閣知明州李承造尚書刑部員外郎蘇恪左朝奉大
夫監都茶場程庠大理司直曹匯並罷侍御史辛炳言其閨門之
內帷簿不修甘心倡優以奉權貴故也承造尋奪職承造奪職在
十月戊子

左奉議郎新湖北轉運判官范伯思守度支負外郎先是伯思
權樞密院計議官往廣西帥司趣市戰馬及還擢為部使者又除
省郎既而左司諫唐輝言伯思始事林靈素其後繫名軍中所遷
官率多冒濫命遂寢

甲戌寧遠軍承宣使權行在宗正司安定郡王令時同知行在大
宗正事 敦武郎權主管壽春府統制軍馬羅興為武翼郎閣門
宣贊舍人知壽春府仍賜金帶興本王亨部曲假守踰年至是請
于朝而改命 提轄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言訪聞近有妄造言語
扇搖鹽法之人乞降黃榜約束從之 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
中言左奉議郎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考稅額各有條理

左宣教郎湯鵬舉悉心撫字百姓服其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
赴行在椿年浮梁人鵬舉金壇人也大中又言秘閣修撰權知虔
州侯延慶守止特立近岳飛平寇賴其協濟得以成功直龍圖閣
知建昌軍朱芾節制兵馬擒殺石陂軍賊盡淨其學問淵源殆近
時所謂老成人者直秘閣知江州孫佑諳練民事招集流亡人多
歸業三郡之政實有可觀錄已經朝廷擢用乞更不轉官特降優
詔褒寵以為奉法愛民者之勸從之時已詔延慶為修注而芾
知虔州大中蓋未知也芾從虔州在
此月癸酉 詔神武副軍統領官武功

郎閣門宣贊舍人張憲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貴正將武功
郎姚政副將承節郎揚再興等二十四人並陞帶陝西諸路副將

至往備差使有差憲尋以捕虜寇功遷武畧大夫吉州刺史而貴亦進階官遥群二官二人進官在此月庚辰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瓌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為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公海地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為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

宿衛親兵揚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為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守不復易已而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言舒蘄黃三州先得旨分隸大略後有旨軍期事聽江州沿江安府司約束又令遇盜賊竊發聽淮西師司約束最後令舒蘄二州聽岳飛節制三州殘破之餘事力單弱凡受四司節制不知號令何所適從乃詔舒蘄州隸岳飛黃州隸王瓌節制十一月丙寅降旨仲荀至明正當風訊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為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熊克小歷載仲荀知明州在七月蓋誤也今從日歷世忠兼領許浦在十月丙申初張浚之在閬州也

奏言宣撫司見屯諸將官兵四萬五千，人馬五千餘，足而吳玠關師古兩軍不與浚。既出蜀，副使王似等奏見兵三萬七千餘人，馬二千八百餘匹。詔浚具所留兵數以聞。至是，浚言遂赴行在，乃建康所攜親兵及摘差武騎銳士良家子與奉詔所遣西兵等共八千餘人，馬二千三百餘匹。乃命浚於所至遣還西兵五千人以備捍禦。

丙子，尚書兵部侍郎章誼充徽猷閣直學士，與徽猷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趙子畫兩易。尚書右司員外郎胡蒙罷左司諫，唐輝蒙奉權臣履冒陞擢，昨為浙西宣諭所按發，皆任私喜怒。有承大

臣風旨者，故繼之。

詔堂後官遷轉並赴臺謝。

事祖見二月庚子

襄鄧

鎮撫使李黃言謀報金偽欲併兵前來，深慮多寡不敵，倉卒失據。乞嚴賜指揮荆南金房德安鄰鎮更相救卹，庶有輔車之勢。敵人畏憚，樞密院言已降旨。令李橫解潛緩急，互相應援。乃劄橫照會而敵兵已至矣。

十月己亥偽齊陷鄧州，在此後二十三日。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武德

大夫康州刺史李師彥為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餘六人進秩有

差。先是張浚錄饒風嶺之勞次第褒錄，至是申命之。

著此用見饒風功賞

戊寅，祕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詔行在諸軍並令戶部犒設一次。上自還會稽以來，每兩月乃一賞衛士。朱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息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息而何。」

已卯詔臨安府權免本路監司移送公事及定奪文字俟移蹕如
舊以守臣梁汝嘉援開封府例有請也 右朝請大夫中書門下
省錄事魏彥弼還所寄資為右中奉大夫提轄行在權貨務兼都
茶塲

庚辰集英殿修撰蕪遵權尚書刑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知饒州
董耘提舉萬壽觀蕪侍讀既而言者論其宿貪命遠寢 詔神武
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稱神武後軍以飛為統制
進士楊次雄應詔上書詔賜束帛 偽齊謹將與知光州許約合
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
制官鄧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府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秉
義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去 是月偽齊直學士院
馬定國進 召臣名分論極其指斥預批進定國一官楊克弼
載定國進論首句八十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悉起女真土人
九字指指不錄 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宋 李心傳撰

紹興三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
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它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
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
民受其弊未還二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旨意也三
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
用時劉大中明橐未還上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尚書兼
權吏部尚書洪擬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
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胥吏故也先是上以地

震求言擬與其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是父子繼罷 秦魯國太長公主自閩中至會稽請入見許之

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秩無所稽考議者以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旨揮詳定至是成書 樞密院言近聞商人有持膠鰓漆貨匿於茶筍中以售於北境者詔禁止犯者行軍法甲申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給事中 御史臺主簿陳祖禮秘書省正字陳祖言並罷以御史常同論其日登大 臣之門肆為長夜之飲覘伺臺評出入詭祕也 成忠郎閣門祇候統領光州石額寨人兵張昂充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昂屯山寨凡七年故有是命

丙戌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矰守監察御史矰在考功時送部案牘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兩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徃反輒經歲矰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為便自後踵行之矰歷陽人也

丁亥監察御史鄭作肅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袁正功守右司員外郎 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名世孝甫孫 孝甫己見二年七月 家素貧不求仕進躬耕以養母博通經史長於春秋公懋臨川進士高第黃潛善惡其

切直故斥遠之嘉西安人為德安令民安其政宣諭官劉大中俱薦于朝故有是命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耿

延禧試尚書刑部侍郎既而言者奏延禧不當用罷之權刑部侍

郎蘇遲權工部侍郎日歷九月庚辰蘇遲權刑部侍郎疾速赴行

詞並同刑部題名蘇遲九月除權侍郎十月除權工部侍郎起

工部題名同按此則李擢為禮部尚書遲實代之日歷差務

居即曾統罷為祕閣修撰知秀州太常少卿唐恕試起居郎兼

權給事中恕力辭不拜右朝散大夫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

臣初除大理卿坐章去會發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

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如之否

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

宰相主上屢下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

體聖意而觀望宰相也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

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貪且聞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

罷詔樞密院編修官宗庠魏良臣劾官有守不事奔競並令引

對庠順昌人良臣已見良臣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

號凶人嘗于廖綱薦引綱以其無行不薦遂誣綱匿喪事以告言

官及綱辨明有明橐為證乃知誕妄恐薦者不知其詳上誤聖聽

乃止不召章再上詔與外任

己丑直秘閣知江州孫佑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陳子

卿知江州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而賊滿以經論決者許
推賞先是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
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跡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蔽蓋既
知無激勸之方又欲追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命
庚寅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充陝
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
兵累年捍禦有功也玠加檢校官除利州路制置使據墓碑乃緣
次第行賞朝虔雖申 饒風嶺之功而吏所書如此蓋宣司隱其敗
命之却別降此旨耳左朝散郎郎彪知楚州 大理少卿元袞
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缺今奏按來
上大率皆門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

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救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
守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 左承事郎程克俊守國子監丞

初魏玘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多不給本錢乞就拆民間應
納役錢之數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至是下轉運常平
司議已而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委
是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役錢既充買和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
遂止兩司奏下在明
年二月庚子

壬辰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罪如亭戶非亭並煎鹽與私
販及軍人聚集百姓依籍軍兵聲勢私販本犯不至徒者配隣州
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係流罪即刺配廣南內私販拒捕之人依

政即和指揮不以赦降原減具去年十二月甲午教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狀指揮勿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太重上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為之非鄉言朕不知其害同復奏紹興赦私有益一斤走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為不重後來復降指揮並不用蔭原赦再因官司申請雖遇特恩不原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駐嘗有兵卒私販百姓因之故又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摧貨務看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之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庭不謀之近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有之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聞人一語及此則以為沮壞鹽法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嚴刑章而不恤害民此蔡言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訪聞官司所捕獲皆貧下之戶不過數十斤之資至於有力之家則結集人衆持兵守護動至十萬斤巡尉熟視莫敢誰何嶺外險遠平時攘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聚於彼豈遠方之利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為百千金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

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以前後所降私販刑名更加孰議如有犯禁且從紹興編敕定斷若軍人聚集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即依甲午指揮所有不用蔭原赦指揮亦乞詳酌施行契勘榷貨務都茶場特一場務耳非省部寺監之比自今應干茶鹽事乞送戶部看當事屬刑名者兼送刑部擬定其場務及提領官受客人詞狀並申尚書省不許徑牒諸路施行事下戶刑部大理寺參詳至是乃定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熊克小歷載此事甚畧且附於六月都今年八月始除御史九月丁丑同奏私鹽刑名太重詔戶刑部勘當至是進呈克實誤也克又併載張純下大理治罪在六月末亦誤純下大理在十月宰相朱勝非言自置宣撫處置司凡四州月己亥今別繫本月

師臣監司已下堂除部闕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盡以便宜差官有違舊制致使寒士久不得祿詔自今監師司闕官今宣撫司具奏三兩人聽旨其原係部闕並令諸路漕司依舊法施行尚書吏部員外郎蘇良冶罷以言者論良冶交結呂頤浩子弟最為親密與蘇恪皆預久幕之賓人戲號為二蘇故黜恪十月癸酉己罷荆南制置使王玘引舟師將至鄂州上奏言湖水瀰漫揚么未可捕詔湖水已減落令速進兵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為鑒上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師臣

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左儒林郎舒賓王為永豐令擅斬劫盜詔特降二資尚書吏

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

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出使僅一歲所按吏二十人

正月乙丑永豐尉陳元昌戊寅右朝散郎知貴溪縣趙啟二月庚

戌新建令王策三月丙子右承事郎知南城縣徐端益四月丁酉

吉水令張汝錫己酉右承務郎知太和縣丞高公軾五月丙寅左

承事郎權大猶令郭達右承直郎知安福縣并大有壬辰右宣義

猶尉楊邦德六月丁亥右從事郎知公輒連停官又李回韓璆

即通判吉州韓顏八月丁亥建德令榮三省九月甲戌右朝奉

即新通判宣州楚執柔並放罷取勘內公輒連停官又李回韓璆

吳草李深別見三月甲子李正民見六月甲午擅倬見十月壬寅

又知青陽縣宋仲堪四年二月辛丑大薦士十六人正月己卯右

中論上供促限奏中及之未見行遣 薦士十六人正月己卯右

山縣陳洙六月丁亥左宣教郎前會昌令吳競七月丙辰左朝奉

知昭信軍簽判張師益左承直郎吉州判官李諤九月甲戌左朝

請大夫知南康縣趙公謹十月丁亥袁州司戶叅軍饒延直並遷

一官赴行在又李彌正張絢李椿年湯鵬舉侯延慶朱希孫佑鄧

名世季公懋徐嘉別見六月 所薦亡後多知名 川陝宣撫司隨

壬辰九月甲戌十月丁亥 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二百萬緡於夔路市糧及金銀以宣撫

司於恭涪州雜米三十萬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萬緡

乙未左奉議郎提點浙東刑獄公事周綱言新法弓手皆失業游
墮不逞之徒乞廢武尉一司將見役之人莅於文尉事下戶兵部
如所請 初上既增以絹計賊之直而大理少卿張昞入對言竊
盜以贓准錢四百以上即科杖罪終及兩貫遂斷徒刑民無常產
迫於飢寒不得已而為盜今百物騰踊所得至微而罪已及於徒
情實可憫刑寺奏除強盜依舊制外竊盜遞增錢五分如三貫徒

一年之類俟物價平日如舊是日進呈上曰自古人君治國家不
過省刑罰薄稅歛為先耳可知所奏初以九月癸亥面對甲子章
下今併附此乾道六年閏五

月又增一貫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添差幹辦皇城司韓

世良添差浙西兵馬鈐轄罷皇城司世良初除皇城司

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難盜賊間

起所在州縣率多殘破人民流離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

存凋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幾守

令惠愛及民不惟流民歸業而四方轉徙者亦有所托從之令吏

戶部立法清國江山人也詔內侍賈翊放歸田里翊始坐罪黜

監嶺南市征至是以其母老而釋之翊三月戊寅謫官此細事當

戊戌手詔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純一風俗深慮士大

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益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行若不

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得不負愧於天

下可令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三省樞密院差除常加遴選朕

有望焉尚書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試起居即仍詔以見闕官日

下供職自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即視事時孫

近建請未踰月也近見請在左廸功郎陳琦充敕令所刪定官

琦始以累舉得官呂頤浩善之琦紹興二年特奏用為都督府屬

官至是復有此命著此為劉大中論琦上書張本琦為都督府屬

太中所奏云爾今年九月丙寅督府屬吏去留

數內不見
琦名當考

廣南宣諭明索奏邕州之地南隣交趾其左右江諸
峒多有亡賴之徒畧賣人口販入其國又聞邕欽廉三州與交趾
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
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申嚴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
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
者比犯人減一等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
其後二部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等
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臣失察者抵罪有差
從之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江南刺舉

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庭

秀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為呂頤浩幕客不自安因引疾求
去詔除直秘閣庭秀主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右中奉大夫提舉權貨務都茶場張純罷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
中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為不法與尚書省戶房都事單
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庠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囑二人庠內啟之
於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
患每客人入納稀少則強抑交引鋪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
入納擁併日旋填姓名出內不公姦狀暴著故有是命日歷不見
年六月十八日丙午右治獄奏曹師雄案稿已淮南宣撫使韓
斷人權貨務提轄官張純不知如何其斷也

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餘人輜重病廢者太半方國家闕乏之際
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郡以省財用詔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
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 初閩鹽自兵亂以來商
販絕少鬻鈔不行乃用劬武軍判官趙不己請併令轉運司撥賣
歲輸鈔錢十五萬緡時虔盜竊發多緣羣入閩廣販鹽以作亂右
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
販則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推貨物而提轄官張純以為福建廣
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漕計且碍成法事遂寢杲建陽人也按
貨務所申以此日行下乃是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
張純未罷前所勘當也州事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買牛皮筋角赴
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于民人之殺牛者甚衆此以明年
丙辰廣西運判趙子嚴所奏修入日歷無之七月九日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于朝以
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節黃昉知觀州遣兵畧其部
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畧使劉
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昉以
三月丁已免官四年

壬寅禮部尚書李擢為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 顯謨閣待制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壇倬落職劄大中之出使也奏倬阿附王黼以

進里居貪鄙兄借賊殺不辜既命有司劾者侍御史辛炳又以為
言故黜借四年正月行遣詔皇后受冊與本家親屬承信即二十五名

上不欲外家恩數與母后同故差損焉 賜楊惟忠家洪州四十

頃以惟忠自河朔扈駕至南京推戴冊立於國有勞故有是賜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

過之人限今旨到日將已受理詞訴結絕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

理時年者以為自軍興以來村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考驗

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

人情不安故有是命 詔福建憲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以言者

論建州乃鼓鑄產茶及賣鹽貨之地而福州在一路道理之中緩

急盜賊可與帥司商議故也事祖在去年十二月庚戌淮西宣撫使劉光世

遣差謀官右中奉大夫吳革以機速事入奏上召對後十三日加

直祕閣遣還 是日襄鄧隋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

時偽齊將李成既得鄧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為寇至

且軍食不繼遂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隋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

以其將王嵩偽知隋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叅謀

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

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

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

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

趙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于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熊克小歷載於今年七月末目云是月詔橫駐洪州實甚誤也日歷詔橫屯江州在十二月甲午詳見其日注

甲辰顯謨閣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徽猷閣侍制知平江府宋伯友守尚書刑部侍郎既而御史常同言楙乃蔡京上客至今不變其說伯友諂事鄧文告之徒不當用詔並罷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陞華州觀察使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湖北安撫使劉洪道進二官為左中大夫以招集軍民修城捍寇有勞也前五日詔以江西湖南度牒二百道左藏銀五千兩餉潛軍至是復有此命詔觀文殿大學士汪伯彥端明殿學士董耘梁揚祖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蹟以付史館用祠部員外郎兼著作郎虞漢請也其後悉以書聞惟伯彥所着中興日歷最備荆潭制置使王燮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剡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鷓官軍乘湖海抵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瓚為流矢及木老鷓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前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偽齊引兵犯鄂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偽知郢州趙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乙巳詔臨安府依開封府例權隸臺察 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司

奏以直徽猷閣新知漢州范正己為叅議官左朝請郎通判成都

府虞棋等四人並主管機宜文字右奉議郎夔州路安撫司幹辦

公事李邦獻右通直郎通判成都府安邨等六人並幹辦公事親

屬四人書寫機密文字正己純禮子純禮純仁弟建中尚書右丞棋仁壽人嘗

為太常博士邦獻邦彥弟邦悖子也悖新明人崇寧同知樞密院事張浚之東歸

也其官屬皆罷去故用王似盧法原請而命之日歷邦獻自新彭州通判改辟而五

年五月乙亥中書門下省勘會乃云邦獻歷夔路帥司及宣撫司屬官兩任當是從盧法原到司也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公王宮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

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遷官公彥元符上書邦下等八十八人黨籍餘官第一百三十

六人

丁未手詔曰六官之長是謂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今自艱

難以來士大夫流離契闊有徒跣而赴行在者聞邇來注擬榜闈

之際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

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三省可行措置除去其弊栢臺嚴加糾察

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寒士困苦手詔戒飭畧曰安得如皇甫鏞

之流鈐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鏞迎合貢羨恐臣下有疑翌

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語未當三省便可進

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三省言注擬蔽闈申請徵倖去失

問難刷闈滅裂闕會淹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凡八事

令本部七司措置關防從之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終二舉議者以為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鄉監為叅詳官館職學官為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遇括諸路漕司所費諭之行在則必裕

然有餘矣詔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在於是遂罷諸路類試於此日指揮止云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在下今以紹興四年六月十四日禮部狀修入

己酉右奉直大夫主管官告院郭川提轄權貨務都茶場用戶部尚書黃叔教奏也按日歷張純下已差魏彥弼此乃云本務關官

不復用堂吏也五年五月丙申又差馬廷之仍是替彥弼當考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仍

令都督府及諸路監帥司其屬官之可省者申尚書省熊克小歷十一月庚申初置司農寺丞二員誤也其實諸寺增丞以此日降旨庚申但除官耳克止書司農一寺而不及二監不知何故日歷於是日書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已辦遂以太常博士趙鼎兼權宗正丞此據之見今年六月甲辰注所題名附見

辛亥詔諸路添差官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以上三員已下二員任並以二年為任是月偽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加渡遣統制官鄧瓊以所部駐無
為軍為濠廬聲援賊乃還熊克小歷云光世將兵直持廬壽敵乃
引去日歷十一月壬戌劉光世中契勘
無為軍前去廬州水陸稍便可以聲援濠壽已差鄧瓊將
帶全軍前去駐劄據此則光世蓋不自行克所云非也
初彥

先在壽春廬人震恐有勸帥臣胡舜陟遷避者舜陟曰吾為守臣
義死封疆且吾始來欲為朝廷用兵為恢復計今方講好兵寢不
張但當嬰城死節以巡遠報軍耳既而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
羅興亦乞乘勢襲逐彥先收復淮北州縣詔興伺賊兵侵犯即出
奇掩擊如賊不渡淮毋得引十一月癸亥降旨偽齊以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范恭守尚書左丞尚書兵部侍
郎兼權右丞李鄴守尚書右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

宗 李心傳撰

紹興三年十有一月壬子朔太常博士兼權宗正丞趙霈行尚書
祠部員外郎 直龍圖閣胡寅知永州

癸丑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洪炎卒于信州詔官給葬事
既而侍御史辛炳奏炎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乞改正上
曰炎以文學稱有卹典蓋用舊制今既詔言者論列當罷之然聞
其家貧可如胡直孺例改賜銀帛炎蓋黃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
堅自有親孫上曰何在俯曰見任臨安莞庫其家極貧改賜銀帛
在十二月
甲午熊克小歷書宰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云云按炎未嘗為
此官尋考其故蓋日歷於於舊申書進呈侍御史言洪炎葬事而

不出御史之名克不細觀遂以侍御史為洪炎前銜其鹵莽如此

甲寅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薨遣表求恩如母后外家故事前一日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城於帝氏矣今祈請不已其援母后以為此者亦勿聽乃詔邢煥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子承事郎孝揚加直秘閣忠翊郎孝蘊孝審並閣門祇候賜銀帛五百匹兩許造進酒及差官舟二隻而已

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上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為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且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

遷避至於畚揭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別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為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起復從議即閣門祇候廣西經畧司走馬承受公事俞似罷似移文列即引崇寧詔旨不隸屬帥司又欲與通判叙官為諸司所劾故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詔諸郡委倚郭縣認納公帑醋息錢者徒一年認而納者罪亦如之著為令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為忤聞罷可也

戊午右朝奉郎孫世顯知澧州澧州自鍾相作亂久闕守臣至是

命知鼎州程昌寓遷置世顯因即陶家市初山寨寓治未能入城也

己未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王倫為都督府叅議官行在供職詔王瓌所部帥司并諸州軍並聽瓌節制侯楊么平日取旨以瓌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副使瓌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凌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瓌同心討賊如托故避事致有疏虞當議重行竄責後旨在十月癸巳

庚申右承務郎李若虛守司農寺丞右通直郎曾惇為太府寺丞

左朝奉郎張宇為將作監丞右宣義郎章僅為軍器監丞並填新牘閩若虛若水兄惇紆子宇守兄僅惇孫也時寺監長貳不除以丞顯其事既而御史常同言惇浮薄無行若虛人物麓惡於是二人皆罷惇罷在四年正月戊辰若虛罷在正月癸酉監察御史李長民罷時新除監

察御史劉大中以嘗論長民兄正民罪乞避而長民亦有請詔別與行在一等差遣長民復求去乃命知處州罷楚州吳城縣為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詔賜温州度牒紫衣共二百為崇奉神御神之費時歲用錢糧五萬七千餘緡守臣程邁告乏于朝故有是賜禮部員外郎虞灋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

資從之此以紹興七年四月十二日癸卯吏部尚書孫近劄子修入日歷無之

壬戌直秘閣江西提點刑獄公事孫佑移知平江府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時左司諫唐煇論比年以來責小官之法則密縱大吏之法則踈監司郡守失職者未嘗明正典刑臣請言其一二兩浙諸郡合椿上供糴本錢一百五十七萬餘緡今糴買正其時方行催促儻更違限必失準擬此郡守不職也前此諸路上供稽違拖欠至於遣官四出其間有侵欺妄用者朝廷知之不聞究治此轉運不職也虔饒兩司自紹興元年至今起發過錢十二萬餘緡而費用三十五萬餘緡無益有損此提點鑄錢不職也臣竊謂省部

總天下之務財用必有所統屬宜不虛設不識但聽諸路自至邪亦當舉劾鈎放謹其稽違侵隱邪欲望嚴賜誡敕一歲之間省部稽諸路之勤惰上之朝廷明為勤勞之賞重為曠弛之罰庶幾稍知自効故有是旨是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瓊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苙江口翌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翌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為空舟也令湖海船梯而上賊兵掩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或曰為賊生執鬻割而食之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

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収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瓌遂并將增兵後贈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州防禦使錄其子有差四年六月癸未增官

甲子樞密院言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上即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左副元帥宗維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詔刑部員外郎潘致堯浙西兵馬都監高公繪接伴而兵部侍郎趙子畫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館之所至諸郡守貳出城送迎勿用樂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鎮江奏臣職係統兵與北使別無相干乃詔世忠不見北使致堯請淮南漕臣郭康伯馬承家隨行應副事務許之又別遣文臣二員傳旨撫問于楊州及平江子畫奏以元帥府遣官議事與平時好使事體不同乃命臨時講究是日程昌寓王瓌進兵取周倫寨至鳳港聞二將之死方躊躇會賊襲官軍於神山窖不勝遣書詣瓌詐降以緩師昌寓欲擊之瓌猶冀其降不果進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頃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閣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誥提舉而不隸臺察秘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要近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望復舊制時閣門皇

城司皆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而秘書省亦以未嘗
隸臺察為言同復奏御史臺格吏察三館秘閣禮察閣門客省四
方館兵察皇城司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長貳拘執繩墨事
無大小不取否可願少假以權使隨事之宜以意裁決上曰國朝
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如
三代皆有所尚而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
中興聖改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為
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為可守爾況乎
一代之興必有其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
所循治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爾遵之可以致治違之
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
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
必皆拘私之人要其所御皆所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之
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

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倘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
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寶之以為致治
之龜
勅令所刪定官陳琦責監道州江華縣博易場琦初見十
月戊戌

琦嘗上書言臺諫論列呂頤浩不當又詆監察御史劉大中受命
出使急於進身首發大臣并懇要路先乞面奏及計會降詔三事
大中奏臣果欲進身則當承順大臣意旨庇李回之姦惡不當發
其罪及韓顏胄李正民之徒亦不當按劾臣不知出此乃具以聞
于陛下致貽大臣之怒急於進身必不如此又遣使之初已畫降
聖旨回日不隔班先次上殿胡蒙朱異薛徽言三人還朝亦便引
對何獨臣還必欲結要路而後得對也若夫陛下詔令而琦謂臣
將入國門計會得之且言於士大夫間謂臣自作詔草進入豈不

大害國體琦累受呂頤浩之恩無以酬報姑以是書為報恩之具
且以諛辭取說舊相儻琦言為是則臣為有罪安得不亟誅夷以
懲奉使之失指若琦言誣罔則乞明正典刑以解天下之感顏胄
琦孫也先以右宣義郎通判吉州大中劾罷之疏奏故有是命久
之顏胄獄成有司當公罪罰金詔貶二秩顏胄以五年五月甲午降官詔沿
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用樞密院請也

丙寅詔今來議和與往日不同更不發遣北人令內外諸軍帥分
明說諭川陝宣撫司以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知
興元府郭浩為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利州此據利州知州題
名附入興元知府
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不見替時邠州防禦使利州路馬步軍副總管田晟權知興

元府兼管內安撫使此以明年十二月宣撫司奏殺金平功狀所
繫銜修入興元知府題名無之興元題名稱
郭浩以節度使知府利州題名稱浩以承宣使知州皆誤
戊辰詔北使經由州軍權避金國諱晟二字

庚午初聞襄陽失守詔李橫等即江北擇地屯駐是日臨安火
承信郎楊有生縱失延燒追一官編管嚴州是月己卯行追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
指揮更不施行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祖宗法度如違重
行點責先是御史常同既授臺格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
言本司舊吏張祐等供自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故有是旨
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法可易今如

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 右宣義郎張叔獻直秘閣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專切制置度漳汀州盜賊叔獻叔夜子也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謝克家薦于上召見而擢之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索奏左朝散郎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弁左朝散郎廣東轉運判官章傑右朝奏郎廣西轉運判官趙子巖左朝奉郎知英州王縉知貴州趙奇左奉議郎知潮陽縣鄭昂左修職郎廣東茶鹽司幹辦公事朱倬等十二人治行且言弁公正奉法特立不群廣西州縣姦貪成風其間能循守吏所恃以安職者弁一人而已倬操修廉正問學淹該公直在官不為勢屈自紹興以

後淮鹽不通鹽價踴貴縉奇雖少增其直而皆以刺利歸之公上

詔並進官一等竦滿秩赴行在子巖子崧弟縉分水人鬲寧德人

倬閩縣人也

弁傑已見奇未見

初命有司製渾天儀太史局官丁師仁

等請募工鑄造且言若往佗州則臨時定北極高下量行移易有

呂燦者言師仁等所募工不知鑄法况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

用於臨安與天叅合移往佗州則必有差忒之患至是工部負外

郎謝俊言所費既多事體亦大宜先詢考制度數求通曉天文歷

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叅訪是非然後可作望

下温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詔別聽指揮

十四年四月丙戌可參考

乙亥左司諫唐輝守起居舍人時新除舍人侯延慶在道未至於

是改命延慶明年二月除少常

召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

樞密都承旨尋不行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

知台州從所請也克家本呂頤浩所引至是數稱疾求去上許之

尋改衢州 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

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命荆潭制置司統制官吳全湖南制

置司統制官吳錫以所部屯武昌時江北屢有警報知黃州鮑貽

遜從治樊口權知漢陽軍呼延虎渡江走鄂州知興國軍徐璋亦

以捍寇為料棄城而去至是乃命二將移屯受岳飛節度而全已

死矣於是虎璋皆生貶秩二人貶秩在四年二月乙未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韋淵言自宣和至

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

上曰若宣和皇后来歸勢必推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

也乃命留俟焉 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頴卒頴孝純子

丁丑詔宣諭官所劾賊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巨蠹之人

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杖黥之制故有是命 初

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

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戊寅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澆主管江州太平觀 鎮江建康府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司叅謀官已下序位詔謀議官與提舉

茶鹽官叙官機幹官與諸州通判官序既而世忠援孟庾例為言

且謂發運司幹官令在通判之上乃詔謀議官知州資序人與提刑運判叙官機幹官如發運司例後言在四年三月甲戌荆潭制置使王

瓌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悒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

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陽鄂州孤城亦冀

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

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尚可及也瓌不聽是日瓌引大

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

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堤四百丈

已卯蠲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自建炎初勸民出財

助國寄儲是州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

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必以等第再取於民其為數百萬

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上以為然乃寢前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時上

既欽恤庶獄而言者以為州縣之吏於罪無可矜者類以疑讞上

聞冀幸寬貸其意以為失出之罰輕陰德之報厚姦胥猾吏旁緣

惟貨元惡巨蠹罔有悛心望自今罪人情涉疑慮並申憲司閱實

委有可憫本州當職官與提刑司官連書具奏事下刑寺刑部言

舊法已是詳備若如所陳反見迂枉望坐條申嚴行下從之直

秘閣知簡州勾光祖為陝西轉運判官光祖有吏才川陝宣撫司承制授之至是申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十有二月辛巳朔起復直祕閣知岳州范寅敷罷以制置使王瓌言寅敷在任之日每遇賊至一味退避僥求起復至今未到故也

宋 李心傳撰

壬午左文林郎玉山縣丞張絢為左宣教郎尋徐祕書省正字用

劉大中薦也

絢已見六月壬辰其除正字在此月丙申今併書之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時鑄錢一千用銅二斤八兩鉛一斤十兩炭

五斤大中以為費故有此請熊克小歷吏部郎中劉大中言云蓋據日歷所書其實大中此時已為御史蓋前是言之而吏戶工部於此方勘當申上克歷因誤也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

州軍馬杜湛為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閣門祇候添差統制

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曷輔者為張用

所掠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時超據澧州

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令筠以藥紙為書陳破賊計密遣安

鄉縣劉稅劉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賫蠟書報

之超為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兵合九

千餘人用湛為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奇功筠臨敵宣力故皆

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為連州文學曷輔補官日歷不書據紹興五年六月十三日輔乞

改正狀其補官在四年五月

甲申韓肖胄借金使入境後二日至泗州肖胄先行自天長徑赴

行在是日大食進奉使蒲亞里至廣州夜為盜所掠其徒死者

四人

乙酉忠翊郎閣門祇候知漣水軍統制軍馬丁禊遷一官令再任

是日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

政不許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簽書靜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企曹通判

欽州企曹義豐人覺近屬也自言無鄉可歸故錄之

戊子左迪功郎泉州州學教授許搏右迪功郎范伯奮並特改京

官皆用近臣薦對也尋以博為秘書省正字

博除正字在丙申

已丑左宣教郎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備直秘閣賜五品服 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蔭原免初呂曠浩因通州鹽畫旨而權貨務張純又請批狀行之東南諸路至是左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慤言所降指揮為專置提舉茶鹽司路分本路即非專司去處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以白宣撫司且言恐官吏官觀望全不禁戢宣撫處置副使王似慮法原以便從之言於朝故有是命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慤資陽人也

辛卯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樞密院準備將閻昂為江西兵馬都監先是詔以舉所部隸神武右軍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魏玘言

大理獄囚已上未報者八十餘人詔刑寺官親就刑部早入昏出出限三日聚斲上省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關差乞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寔有政績或以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選任既重公論咸服海內清平朝廷省事皆由于此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或未歷親民或少年輕銳或起于罪戾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叅之衆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關按籍除授絕

請求之私去待闕之弊如此則諸路使者皆得人而事無不集矣
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宜用戒
諭毋得其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右迪功
郎新監廣州寘口場鹽稅無吳伸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
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
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
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下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
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田易檀榷酤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
力為之耗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下
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
况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
干廩食至于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下而可知也今重
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
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寔不足慮劉
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為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
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
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
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用祠部員外郎兼權大
常少卿江端友議也先是端友建言太廟典禮三事大畧以為宗

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狩
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尊固未有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
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社稷禮曰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臨安宮室畧備矣欲乞行宮門由修創
大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四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
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
嗣皇帝竊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
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本廟故
事並用三公奉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以重其事今大尉不得為
三公自上攝下名寔不相副亦合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
至是吏部侍郎陳與義太常少卿唐恕禮部員外郎郭孝友等言
國家自渡江以來講武修備期於恢復蓋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
殘破之餘而居之而宗廟神主則往温州奉安意可見矣不知端
友之意謂今日定都于臨安乎將俟天下平定而別議定都所在
乎是未知朝廷深思微旨權時之宜徒為此紛紛也太上皇帝遭
時艱阨明詔內禘故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逮二聖北
行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肅宗靈武之事大不相侔竊謂
稱嗣之義於禮無嫌不必改作若謂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則本
朝大禮親祠輅車執綬乃是太僕之職而有用從官攝者此類甚
多未足為輕重時朱勝非方主和議乃白上營宗廟于臨安而以

攝三公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建請在十月戊申今聯書之

甲午詔李橫翟琮董先李道牛臯並聽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

令橫等即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

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

臯已在江州飛皆用為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熊克

於今年七月書詔橫駐洪州按日歷十一月庚午詔橫等江北擇

地為寨十二月壬午詔橫權于舒蘄州界屯駐至此始命移屯江

州不知克何所據而云爾也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註外路教官著為令中興聖政宰執進

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

選能更豈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

之亦不得俱廢也且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為利以騷動為

害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于事所當為之外不復有餘矣

騷動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為之外其弊未易數也且天下常賦治

之者有常職以常職而治常賦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為不然

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肆虐貪者

安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為奸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

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為利害也太上皇帝不從

言者差官之講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所在矣

若夫因事差官必有所不得已者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屯

亦豈聖意之所欲哉時焉而已爾

駐大軍竊慮闕乏臣已於隨行贍軍鹽內支十萬斤付解潛為軍

費詔浚毋得更攜蜀邊界有害鹽法仍令浚星夜赴行在所至州

具到發日聞奏 鎮江建康府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遣幹辦公事

聞人武子來奏事上召對世忠言本司近收到曹成李宏馬友劉

忠王方等諸頭項數萬人全無器甲緩急遇敵恐誤國事詔令軍

中造甲千副其工料之直以浙路度牒真州權貨務見錙金銀中

半給之

丙申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虞灋試左司員外郎
左宣教郎魏良臣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席益薦也

良臣九月甲寅改官

丁酉故延康殿學士通義大夫趙適追落職名適始卒于壽春府
至是其家援故事以遺表恩為請許之給事中胡交修言瀘南開
遣之禍適為之首稽之公憲宜在褫奪望追削舊職以謝瀘南無
辜之民且為開邊誤國者之戒故有是命其遺表恩勿行

戊戌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陳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右朝
議大夫新知岳州夏廩改知池州右朝奉大夫劉愿知岳州右朝
散大夫李倫清知太平州召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赴行在

詔借撥廣西常平滿免後場務抵當黃金四百七十兩白金八
十兩錢五十萬緡赴衡州提刑司別庫椿管非奉朝旨毋得取撥
再得旨奏知不行

按此句文義疑有脫誤

李綱之為廣西宣撫使也剗刷廣

西苗後羨錢得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未及津置而罷至
是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言於朝故有是命 國學免解進士孫揆
特補下州文學以從軍之勞也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祈穀雩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常請也自
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事既行傳
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普賓子也

辛丑樞密院計議官沈昭遠守尚書戶部員外郎先是昭遠以左

從事郎與左迪功郎錢圻並為計議官簽書樞密院徐俯薦于上
皆召對改京秩俯以九月癸酉薦二人已卯引前一日俯被旨以

圻昭遠並為尚書郎俟有關乃授而以右承務郎簽書保寧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陳正同右迪功郎監華州西嶽廟呂用中代之昭

遠歸人父子左朝奉大夫圻景祥子正同正彙弟用中好問子也

千景祥故以上書入籍而圻昭遠皆以談經嘗為太學博士故俯

薦用之於是樞密院徑關中書議者不以為是此為明年正月丙子劉大中乞申教

三省密院
差除事祖

壬寅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言昨蒙誤恩擢參右府俾使疆敵伏

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宥密之地當任賢傑豈宜因事輒以假人

伏望除臣一在外官觀差遣詔不許令幹辦內東門司王柔宣押

赴都堂治事 詔江西大帥司遣官迎奉諸陵帝后位牌赴行在

河南鎮撫使翟琮之南遁也依趙鼎於江西故鼎得而上之

癸卯以神衛剩員多闕命行在職事官依數給錢自行雇募至今

以為例此以四年正月十二日都省批狀增入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為名

乙巳詔三衙管軍月廩並依統兵戡守官例支破

丙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今諸路待闕監司近百人其間凡庸闕

冗之尤者請為陛下數之新福建提刑成大亨詣事權貴為戶部

郎中催浙東上供豫期趣納為國歛怨淮南轉運副使郭康伯性

資和佞嘗至省門伺堂吏而揖之淮南久不除漕權臣喜之特為
復置新廣南提舉市舶林仲堪貪鄙不廉嘗權南劍州楊勅寇至
先盜取庫藏之物焚之而遁新江西提監章億行同駟儈嘗與兄
弟爭財首建析居之議宗黨莫不鄙其所為新提點坑冶鑄錢唐
棣黃潛善之客也在揚州與貴近為狹斜之友自運屬除秘丞士
論不齒新廣東提監蔡向性貪而刻向在浙東率歛錢物無數今
又付以此任故態復作矣新胡南提監盧宗訓堂吏之家性資兇
暴除目之下士夫傳笑謂流品自此不分矣福建提監李承邁本
假女謁交通權臣新廣西提監胡升浮薄晚進因婦翁黃潛善擢
為編修官潛善誤國得罪天下豈容其僭尚玷選擢新湖南運判
林叔豹自登第即游梁師成之門以校正大渚數樓書籍改官
頃任御史陛下灼見其朋附逐之提點坑冶鑄錢陳遜向緣童貫
特薦改官誦事權臣即得見闕職事曠廢浙西提監張愿新浙東
提監鄭僑年皆監當資序愿情不曉事嘗除大理正即以言罷僑
年乃崇觀間大臣子年少癡騃此十餘人所為大畧如此乃玷一
路之重寄豈特不足以鎮服州郡生靈受弊當不少矣伏望并賜
罷黜庶使四方漸有澄清之期於是大亨等十三人皆罷是日金
使李永壽王誦翊至行在永壽等驕倨自肆朝廷患之命右文殿
修撰都督府叅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即館中與之計事倫為翊
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為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論倫

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歷日
國信所申王倫賜被褥等物宣聖旨免拜人使直身立有旨賜生
饋依已賜被褥等物例則是館中未嘗拜也與王倫行述所云差
異今且
兩存之

丁未直龍圖閣知昂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陞集英殿
修撰時王瓌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昂州 右儒林郎王瓌特政
京官零雲弟也 吏部侍郎陳與義言自艱難以來選人用恩賞
改官者甚多用舉主改官者甚少欲自磨勘改官人從上收使五
員外有贖數從本部行下所舉官司令再舉庶幾少覓士人平進
之路從之

戊申右從政郎淮東宣撫司幹辦公事聞人武子特改京官 初

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龔岳飛移其軍
住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机與飛軍統領官王貴
亦不平机軍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
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苑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詔本路
帥司招捕趙鼎奏戮机詔貸死送飛軍前自効四年四月既而通受

廣東經畧使季陵招安通明年三月
丁卯可參考

己酉金国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李永壽朝
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書
胡松并假吏部侍郎王倫立于東原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
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于殿西壁俊等

皆裏中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于殿下見畢陞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晝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此二事據今年十二月乙丑館伴所畫一修入永壽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于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戒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陞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孫近守給事中時議遣大臣使金而參知政事席益以母老辭上問可代者益薦誼才故有是命

是歲金元帥府右都察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閩中乃命分陝蜀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屋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叅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畧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岷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敵決意入蜀遂犯和尚原統制吳玠以無糧不能守被寨棄去失和尚原史及吳玠碑誌皆不載惟胡世將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鄭剛中所奏亦云和尚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劉豫守管不係吳玠地界故附于此

日歷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劉子羽
議和尚原距州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遠遂于川口仙人
閣側近殺金平修置山寨既下原又得子羽成州及梁洋軍馬併
力控扼按此則和尚原之失不在今冬玠自奏不應有誤意者在
今年春夏之間饒風交兵之際耳吳璘神道碑云三年敵戰饒風
時王駐兵和尚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迂秦州防
禦使知秦州詳此常是璘棄和尚原而歸宣撫司因令守秦州耳
或可移附今年六月庚寅所書璘迂官時劉錡為四州守秦州安撫
日歷不書紹興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
勘紹興三年內宣撫司公事今來軍事寧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
知錡兼四州安撫約的在何月日今因事海寇黎盛犯潮州焚
遂書之當求綿州知綿州州題名修入

民居毀其城而去城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蘓內翰
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初迪功郎王寵既陷偽
齊屏處村落間不復仕進至是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寵稱疾
不行者經歲州郡強遣之寵至京終不受偽命而去寵宜川人也

紹興十年改官 戶部奏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二十二萬餘緡口
監登聞檢院 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口一百七餘萬餘
湖北路主客戶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二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 歲次甲寅金太宗歲天會十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

金國元帥府通書官李永壽等 翼中興聖政甲寅進呈臨安府勅武

道本畫工嘗令繪佛像為民祈福已狂悖事上曰師

輒覲錫帶遷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濫賞官

職查予當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爾蓋上重名

器不以假人自百工技藝之流一資不可安得故因論師道罪狀

諭無濫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 臣留正等曰輕用

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

者雖貴近越法求請未嘗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

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工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為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使

歷據日給事中孫近副之官子孫各五人僚從補文階者八人白身

補官者又七人賜銀帛裝錢如三年之數私覲增十分之二時金

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

撰王倫作書於金左副元帥宗維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

治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遺朱勝非開居錄云李永壽王誦來聘

策正同王檜紹興甲寅通和錄云李永壽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

尚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二錄不同

按此時勝非為相而檜奉命出使二人所云必得其真不知何以

差互如此詎所謂疆界不知云何按豫今秋偽詔云乃遣使聘密

其請河南也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帖納錢三千通舊為二

十一千諸州所收帖納錢並計網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

廣鹽添錢在此月戊辰丙辰監察御史劉大中行右司諫尚書刑部員外郎潘致堯主

管江州太平觀致堯之罷似為詔右朝奉郎通判壽春府盧伸

赴行在既至傳其官潯州編管伸編管在此月己巳坐先謫潮州

從得之當考丁巳朱勝非等奏稟國書意上曰意當如此乃朕一己之見卿等

更覺盡底蘊勝非等頌首謝

戊午以法慧寺為秘書省詔宜州奏擅借殺人疑慮獄案令刑

部重別擬斷申尚書省借倬兒也先是有葉全三者盜其害錢借

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三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

詔授捷杖脊流三千里借貸死決杖配瓊州孫近為中書舍人言

借殺一家五人雖不經驗而證佐明白別無可疑貸宥之恩止及

一偕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乃命重別擬斷始近之提點浙東
刑獄也紹興民俞富因捕盜而并斬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
情實可憫詔貸死去年三月戊寅故法寺援之近言富執本縣判狀捕捉
劫盜殺拒捕之人并及其妻女而偕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
五人所犯不同刑部亦言右治獄近斷是殺一家七人亦係屍不
經驗法寺為追證分明不用疑慮奏裁不可依例法寺堅執不移
詔御史臺看詳定奪今年二月戊子既而侍御史辛炳等言偕係故殺眾
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裁輔臣進呈
未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
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寔有疑慮

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設偕論如律大理寺當識丞評刑部郎官皆
贖金有差進呈在三月甲呈子今併書之

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典荆湖制置使王瓌所留統制官
王渥等共引兵擊楊么乙未破真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
始懼熊克小歷作鼎澧州鎮撫使程昌寓按昌寓紹興元年春已
事此時鼎澧無鎮撫使克誤也

辛酉章誼孫近入對 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
乞罷政且請俟至潭州道路無虞即赴臨安府待罪詔不許是日
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閭外之權付與之專
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為留滯不度君

命莫甚於斯望嚴賜戒督星夜馳速還闕下壬戌詔浚疾速赴行
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浚于是日甲寅奏至今併書之

甲子左文林郎新勅令所刪定官孫邦為左朝奉郎充奉使書狀
官用章誼等奏也

乙丑尚書右司員外郎韓膺胄以親嫌除直秘閣提點江南東路
刑獄公事 皇叔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儂言寧遠軍承

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邵王令時于屬為兄乞用故事序位于
其下許之自是以為例

丙寅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李永壽尚書職方郎中王翊
辭行賜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翊日永壽發寧臨安詔通問

使章誼等偕行又遣右文殿修撰王倫閣門宣贊舍人王繪送至
境上上召倫繪入見而遣之倫繪以正月乙卯受命甲子引對今併書之熊克小歷時朝廷館金使既

十一月乙丑館伴所畫一雖有臨時講究之文而今年正月丙辰
臣僚上言有云館伴應用錢物朝廷畧不曾裁定盡循承平故事
聞已支費過數萬緡如蠟燭一項計支錢數千緡其可知則是
未嘗簡也克云誼等至泗州而偽境以檄來言大金使副已差官

引伴赴闕請權留南宋奉使俟旨永壽復移檄宿州接引誼等乃
得俱北云據日歷此事以二月九日己丑奏到今併書之翰林學士兼侍讀綦密禮言

近者金人議和託言劉豫所請雖敵情巨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
困瘁不堪驅役豫父子特倚金人為重以拒王師如聞自金有故

且倦于南牧則議出於豫欲款吾問罪之舉延旦夕之命理亦或

然今金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畫疆之畫其為
豫計不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
其姦黨不復敢肆傑驍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
負恃強敵尚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
邀脅則吾可以不為之備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
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阨險要選練士卒日訓
于師常如遇敵以為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
弛備況今日綦密禮又言陛下懲疆敵之侵凌今兩宮之阻遠不
憚卑詞以通使屈己以議和上以為宗廟社稷靈長之計下以息
海內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感異類革心甚盛德也然臣竊度
之陛下鬱鬱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好豈得已哉徒以事勢未
競國步未移生民未安故為計出此非謂舊事可忘中國可棄敵
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則約和之後便欲高枕而卧得乎仰惟
聖意固將大有所為興起庶政觀時俟釁期復舊業不唯苟紓目
前之急而已臣願陛下堅臥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食之勤深詔
大臣簡賢謹名器明殿最嚴賞罰申飭百執事之列下至州縣之
吏各修厥官毋敢媮惰葦因循之弊去苟且之習要使人人公心
為國誠意在民而無養資尸祿計日待遷之患則衆治舉矣於是
生財積穀繕甲治兵畜用度寬賦歛以寔民力汰冗弱精選練以
作士氣日伸月長假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可圖功成可

必也顧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茲非陛下之所熟聞者乎

左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堯臣貶秩一等堯臣李里居

以干請為事嘗偽造張守雪已奏牘奉御寶依錄之以示永康簿

左迪功郎李棠棠折之棠俄為李光江東帥幕朱異宣諭浙東言

于朝采用之除樞密院計議官仍召見而堯臣令大理劾治獄成

當私罪杖故責異以去年正月薦棠得旨轉官堂祭六月甲午堯

日此

丁卯修武郎閣門祇候知復州韓韓通進一官兼閣門宣贊舍人

仍賜錢萬緡為軍費自襄郢失守安復為極邊故錄之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

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賜右修職郎洪适朱揆銀帛各百匹兩揆

并子以父遠使得官先是王倫言其不屈故皆卹之時适未冠得

監潭州南嶽廟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

為都統制吳玠所憚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畧曰羊祐雖居大

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塑雖立殊勲必禮裝度以正尊卑

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屯兵宜益務于和衷用力除于外患時玠為

檢校少保位過寢隆故有是詔

辛未左中大夫李大有行尚書左司郎中樞密院計議官錢圻守

刑部員外郎左承議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行監察御史
故延康殿學士宋康年奪職追所贈官及致仕遺表恩以御史
常同言康年本市井能擾之徒止因蔡京姍黨叨竊名位理宜追
貶也康言庠孫宣政間為殿中監

壬申武經郎潘永思復為閣門宣贊舍人 龍圖閣直學士許份

卒 份卒當在去冬俟考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
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

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歷

不書復何繫銜熊克小歷加宣撫處置使字按浚 詔臨安府四

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無得配本府埃回鑿日如舊 直秘閣知

德安府韓之美起復直秘合通判德安府李恃以守境無虞並進

秩 責授左中奉大夫薛昂卒三省檢會李邦彥例復特進與遺

表恩言者奏昂每三省檢會惡相濟稔成今日艱危之禍陛下不

賜竄殛得終牖下已為厚幸若追復舊官則是誤國之臣歿有榮

耀非所以示天下也命遂寢 寢命在是月戊寅今併書之 是日浚運河以漕

運不通故也詔役兵得遺闌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

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 給度牒指揮在壬申 是役也用

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 聖政錄在二月十一月丙辰蓋降

一月再浚十九年二月又浚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秘書少監劉岑

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官為

劉大中論尚書右司員外郎鄭作肅直秘閣知常州作肅引疾

求去從所請也降通山縣為鎮縣為盜所掠遺民絕二百餘家

故廢之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主管江州太平觀薛安靖為

榮州刺史知全州降授朝散郎李彙添差通判香州錄海州之功

也既而二人言無家可歸乃各賜會稽田三頃仍蠲其租賦彙除

此月丙子賜田左通直郎試太常少卿唐恕卒上以其恬退有

守特贈徽猷閣待制賜銀帛百疋丙官子孫如樞侍郎

丙子左左司諫劉大中言國朝以來革五代之弊中掌書文字事

密院掌武備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書者近錢圻等除授乃密院

直降劄子尚書省止奉樞密院關報而不經由中書門下此何謂

也若謂密院屬官可以自行除授直降指揮則百司長官皆可以

畫降旨聖自差官屬斜封之事漸不可長伏望申敕三省樞密院

自今差除並守祖宗舊制勿復侵紊若直降指揮許承委官司論

執施行庶幾紀綱不至隳弛按日曆去年十月己亥樞密院行謹

中所奏乃云不由中書或是大中又言近來臺諫章疏多不行出

黜陟賞罰多不分明是非之所以淆亂亂向背之所以乖違非所

以為治也倘臺諫之言不合公議則是違衆徇私當指譎其非而

懲其妄言之非倘其言合于公議則是論事舉職當暴白其言盡

理行之不應敏勉而已也如呂頤浩之罪惡公議所不容而罷相
之制舉皆美詞至今遠近疑惑黨類相扇以搖正論豈非彈章而
不曾降旨出乎又如李擢遷尚書不旬日間得郡近日潘致堯之
罷郎官鄭滋改權侍郎士大夫皆莫曉其由是臣僚章疏有無臣
不得而知若或有之陛下留中不出不過欲全大臣體貌若大臣
不肯行出則獲前飾非畏人議已欲自作人情耳此不可不察也
大臣去就如如勳德在人當全體貌可也其它非才冒寵有罪無
功招致人言則是負陛下之委任何體貌之有欲望自今除授罷
免悉皆明示所以黜陟之由臺諫章疏並令付外施行與衆棄之
庶幾賞罰分明有勸以勸懲非小補也疏奏上皆嘉納之日歷大
月辛未入對丙子二疏行下時朱勝非當國不可否事徐府在樞府每倨視之
大中因入見論席益懷姦固寵全不任責上將罷之故大中以為
請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
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初知樞密院事張浚行在
荆南而鎮撫使解潛告乏浚乃以隨軍金五百兩帛三千疋糧萬
斛畀之又以帛五千給歸峽二州至是言于朝時朝廷以度牒計
直六萬緡付潭鼎州造戰艦浚過鼎澧亦以黃金三百兩與之
戊寅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同主管客
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夜臨安火

已卯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日歷乃肖胄自請然直降音免謝辭不知何故當考

迪右功郎新監廣州真

口場鹽稅吳仲上疏訟張浚無罪大畧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臣竊見里巷浙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罪至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非特一二人言之且將群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臣謂艱難以求未有如浚比者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望陛下痛察之無使

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乘其間寔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

靈之幸也

按徐夢莘北盟會編伸疏以正月二十九日上故繫之于此

庚辰尚書省言今歲係大禮年分已降旨令諸路憲臣依例剗刷上供錢物起發限七月以前到行在尚慮漕臣不用心催督及合椿辦州軍占吝乞令戶部置籍拘催至八月比較欠多去處具憲漕及當職官申省取旨責罷從之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闕師古判降偽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于偽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判將慕容洎拔寨遁去師深入至石要嶺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旅師大潭內懷慙懼遂單騎降賊自此失洮

岷之地但餘階城而已師古之未判也嘗請於朝以為聚兵五年
所集二萬餘衆合用糧食惟岷州管下大潭長道兩縣和糴不多
兼宣撫司別無應副委是養贍不足其河裏州軍師古止據洮岷
兩州別無出產累年偽地討糧今則偽地亦無所積因即關外止
有師古一軍占務要衝若不申明朝廷切慮緣此逃散若金人知
此無糧乘虛而來何以枝梧伏望將階文州撥隸熙河或只乞兩
州財賦專一應副或許將川中財穀取撥食用兼師古所管戰馬
不多仍乞支撥川茶付師古於洮岷州界轉換戰馬以壯軍聲後
數月朝廷命宣撫司以階文二州所入財賦專贍師古一軍及應
副茶博馬而已不及矣

朝旨下宣司在
今年七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冠揚么既為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隣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浚至遂留左朝散即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楫為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燮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

王朝倚審問在乙酉

詔王瓌等招安在丙戌 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
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

壬午廣東西漕臣各貶秩一等坐違欠去年上供皆十分之四故
也 詔贓罪至死者方籍其資先是右文林郎朱崔璵監處州都
酒務坐贓流郡籍其資而田宅不在數審於朝法寺言彥業俱合
入官然祖宗故事謂犯贓貸配之人乃命申明行下 戶部奏令
廣東提舉司支益本錢二十萬緡常平錢五萬緡由海道赴行在
為大禮費從之

癸未叅知政事席益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 太平觀先是諫官
劉大中既奏其罪前一日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益本盧杞之
姦邪兼逢吉之險譎初為王黼之客後入蔡京之門陛下畧其宿
愆欲觀後效去歲議遣大臣使金益獨以母老為辭近者金使對
揚榻前默無一言之助輔臣若此將焉用之至於心術不端力庇
邪佞中傷善類陰奪相權蓋天子險薄可畏如此望速賜罷黜以
慰公論輔臣進呈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故
益遂罷 按此日上語為席益設熊克小歷既不書所以又併益罷政亦復不書不知何故 大中章再上後
二日詔益落職奉祠 詔自今諸路州縣進奉天申節禮物並置
場和買毋得于民間科配仍令刑部立法先是諫官劉大中言自
崇寧以前臣僚進奉聖節禮物多是虛表物或不至因崇寧二年

發運副使胡師文建言並令前期一月到京自後立定數日期限
催督起發臣昨奉使江南聞皆不免科配若軍期急切有取于民
蓋不獲已豈有歛百姓怨嗟之物為臣于禱頌之誠其于丘山有
何益如上件金銀絹未可蠲除即乞嚴戒州縣椿籩官錢和買不
得于人戶名下科配庶幾感召和氣增崇聖德故有是命

甲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梁汝嘉陞徽猷閣待制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是日軍賊擅成犯長

揚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領官秉義即閣門祇候胡勉捕斬之
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于慈到縣忠翊即澧州沿邊都巡檢使
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盜田政自襄陽引

兵破夷陵潛命知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繫之斬其首

政宜成人也 此以今年七月二十五日 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

人 五年閏二月己酉

丙戌鄉貢進士上官公弼特補將仕郎公弼在太學有聲工部尚

書胡松年與之有筆硯之舊用使金所得恩澤而命之 公弼初見

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府潭筠峽州最係出產箭箝去處 紹興元年

已令各計置二三百萬赴行在其後浚復言潭州近年採伐殆盡

今所用皆自全永武崗高販而至恐誤指準請差損其數從之 後

在四月癸巳著此為辛炳言浚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入見翊日請詣都堂白事許之

素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
三年五月丁卯右修職
月戊辰廣西運判王據南恩州司戶莫憲章揚春令陳子鎮桂陽
令馬緘權蒼梧尉兼令簿李閻右朝奉大夫知連州陳與承直郎
知龍水縣鄭中行忠翊郎權桂陽縣趙邦昌十一月戊辰宣教郎
知富川縣鄧公行十二月癸卯右奉議郎權邕州盛外右從政郎
權司戶陳泉右廸公即司理薛容右廸功郎權石龍令韓魯十二
月戊申攝樂會尉兼令成大順己酉高安令王克廸荔浦令連希
戶權武仙令劉武綠尉溫安賓州推官王澤武仙尉陳述修仁
尉熙朝攝宜倫尉兼令杜介之雷州遙角揚兵馬監押黃宗弼並
罷取勘三年九月戊辰通判廣州韓僖催勘十二月丙午修武即
知萬安軍柯光國取勘又知桂州許中己見二年七月辛己
薦士二十人 趙奇鄭禹朱倬己見十一月甲戌同日前桂陽令張
勉左朝奉大夫知韶州尤深右通直即通判韶州宋普右奉議部
知南恩州王治海豐令林猷材今年正月乙卯右通直即通判廉
州陸界右朝奉郎新知白州戶植左朝請即知容州趙子昇左朝
奉大夫知昭州鄧德左朝奉郎權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淵右
迪功郎廣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連漢夫靜江府觀字推官章溫輔
左儒林郎權監桂丞郭偉並轉一官候任滿日赴行在

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 明索二十七人 劉大中二十人 薛
薦士五十有七人 明索二十人 劉大中十六人 朱異胡蒙各八人
劾多大吏素大中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言銳於有為而素大
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畧也

己丑左朝奉大夫侯延慶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
霄宮蘇携守宗正少卿尚書吏部員外郎陸長民為右司員外郎
左奉議郎晏敦復守吏部員外郎左朝奉郎黃祖舜守軍器監丞
携頌子祖舜福清人嘗從胡安國學自衢州州學教授召見改京
官而有是命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大平觀沈與求知鎮江府
充浙西安撫使 監察御史明素奏瓊邕鬱林諸郡歲調夫數百

人為監帥臣饋荔枝詔禁止犯者計贓坐罪

辛卯駕部員外郎洪興祖比部員外郎范振樞密院編修官許世厚並罷坐席益所薦引為御史常同論列也世厚景衡子與興祖皆呂頤浩所錄故同斥之葛立方換興祖墓誌稱因上封事罷去已附見洪擬罷吏部時更須詳考

壬辰工部尚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胡松年試吏部尚書朔日松年入對論唐太宗嘗諭房元齡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其委任元齡之意篤矣殊不知尚書丞實政事綱轄若專責以細務以何暇裨益治體哉臣願睿斷以今日所當為所當行不可緩者分委二三大臣庶使悉心戮力各底乃職且戒簿書有可簡省者簡省之詔付三省樞密院

左朝散郎范滂提舉廣東茶鹽公事滂守惠州州為虔賊所蹂及是還朝妄奏守禦功減磨勘年而有是命監察御史明橐言于朝命遂寢虔賊事見二年冬末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端李捧王進並以所部借還惟張榮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是朱勝非再相數言都督府可罷呂頤浩不從及是既畢防秋勝非復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厲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近嘗論列監司之不才者已蒙放罷臣今再體訪得新廣東轉運判官潘闢深刻險薄呂頤浩喜之頤浩去未久闢唱言再入移書示衆無不惑之新浙東提舉茶鹽陳鼎昨任

湖州司戶贓污狼籍諂事蔡攸遽除監司新廣東提舉茶鹽張世才馭僮俗吏始以從父入燕時赴殿試合該討論之人緣與願浩有舊累遷差遣新湖北提舉茶鹽徐嘉問王黼之客也為應奉司屬官自稱相幹輕暴之性至今不移新福建提舉茶事趙公達贓吏也嘗和雜小麥之盜為倉吏所告陪償而去新湖北提舉茶鹽胡緯父子出入蔡京之門受官數年即除監司此六人者皆有罪狀不可以表帥一路理宜罷斥詔並罷世才思正子也 初知唐

州胡安中為偽齊所逼棄山寨奔隋州及隋州失守詔赴行在至是補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温州兵馬都監 武節大夫吉州防禦使致仕陳思恭後為入內侍省押班主管福州應天啟運宮神御填叙置闕 左朝請郎致仕翁昇特遷一官以昇自言

元符末上書入籍故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褒恤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碩大光明者既已盡錄亦有姓名不熟於人而多故之後無籍以考昨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印上書黨籍人姓名錄白來上付在有司遭火不存間有子孫自陳者廼以胥吏私抄之本定其是非望再行搜訪乃命吏部訪尋真本繳申左右司審驗訖送部照使 升選人邪中等第三十四人日歷與義奏下在丙申令併出此

丙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禮部試禮部侍郎胡世將移刑部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 起居舍人唐輝試中書舍人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

知政事徐俯以疾告上命即其府視事俯言三省文書最為叢委
平時盡日力可了臣係暫權寔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既以
衰病方且療治筋力心志寔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有
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暫權事務既簡可得專心既
獲治養賤軀亦免乖誤大計詔不許

丁酉詔以宣諭五使手歷進冊令檢正都司檢詳官同共看詳比
較多寡申尚書省 右廸功郎泰州錄事叅軍李亦特改右承務
郎亦上疏論事上召對而命之

戊戌詔廣東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用李預奏也 知樞密院事
張浚乞俟至衢州留數日修治軍器從之 武德大夫秀州防禦
使致仕張見道落致仕主管江州太平觀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智畧可自代者
一人如文臣之制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 朔衛大夫相州防禦

使添差浙西兵馬副鈐轄張用改福建路兵馬都監

辛丑翰林學士綦寔禮兼史館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右司諫劉

大中言近戶部尚書黃叔敖申明江浙上供和買紬絹並七月終
已前起發數足臣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
傷放免不盡者限外展一月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却令七
月終已前數足可謂迫促太甚矣納畢者人戶送納到官之期也
起發數足者諸州團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

言之吉州陸路到臨安府二十八程水路又倍之若依戶部所請
之限則須五六月納畢豈不大段迫促今戶部不過以大禮賞給
未定上動朝庭不知戶部平時所管是何職事豈不知今年合是
大禮平時蠹耗未嘗講究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今乃臨時畫降指
揮迫促稅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且郊祀之禮所以為民祈
福也今戶部因大禮賞格迫取物帛反為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
德臣安得不論詔展限一月 詔廣西土丁峒丁各仰本處防守
其調發赴靜江府並團結餘丁並罷自許中為師始調土丁防招
既又令以錢代丁事見紹興二年四月提舉買馬官李預又以薦為馬配之監
察御史明索自嶺南還數以為言故有是旨此以明索奏狀及今年二月壬戌索論許
中互罪二月癸未索論買馬司事二月壬辰范滂論廣東川峽
盜賊事四章修入許中科土丁錢據索奏詳着二年四月
宣撫處置司言已用便宜差左奉議郎王瑾權利州路轉運判官
從之 是日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金既得
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于關側號殺
金平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平之
地去原尚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溢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
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撒離曷偽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
入寇趙姓之遺史二月辛卯吳玠及烏珠戰于仙人關敗之初烏
珠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預之弟蓋方知長安密使人告玠
早為之備玠預為累閔惻號殺金平按日歷宣司奏金以二月二
十一日攻仙人關辛卯則十一也姓之所書九差十日蓋小誤又
所云劉益密告吳玠事乃據
林泉野記恐未必然當考

進攻鉄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鼓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
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関倍道而至轉運
允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其寨王師累敗玠
斬震以徇鼓復攻之玠斬郭震據趙姓之遺史云爾然姓
之繫之甲午蓋誤今且去其日俟考

壬寅太府丞寺權戶部郎官張成憲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
閣秦梓提點福建刑獄公事左中奉大夫柳瑛提點浙東刑獄公
事監吉州權貨務都茶場陳霽提點胡北刑獄公事直祕閣吳懋
為胡北轉運判官左朝散郎新知台州徐偉達直祕閣陸寘並為
廣東轉運判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為淮南轉運
判官御史常同言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府司錄供進密煎海
錯就遷通判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路有呼府判者自寘始也後
任發運姦賊狼籍瑛頃知汝州不能鎮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
及近歲交結卒道中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偉達資性
貪鄙在圍城中移書親舊有新軍即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
師成特赴殿試闈冗踈謬士所指笑霽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
超躡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霽嘗任提舉湖北刀弩手乃詔寘瑛
偉達梓皆罷寘佃子也梓瑛懋偉達
已見霽未見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
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懋以明州獻美事懇于朝謂曩
以代者移用故申明之非有所獻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
劉大中言淮南人民有幾乃共置監司五員乞罷積中上從之懋

改正明州猷美事在是月壬寅同章下在己酉大中章下在三月
丙辰今併書之積中不知何以獨不言而大中言之當考孫覿換柳瑛
倅躡除監司不知同何以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兵聞公疾唱言倉
墓誌瑛知洺州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兵聞公疾唱言倉
粟惡逐瘦官喉衆為亂公聞變力疾按衣出燕門坐宣詔亭命三
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卧承勳逢童貫之怒以
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未幾公黜三官歸承勳進五
官此與同章疏所云全不同姑附着此日歷紹興五年韓璜為伯
軍變執縛知州柳瑛

癸卯勒停人向子廉後右朝奉郎除直祕閣子廉宗良子宗良經子永嘉

王知平陽縣民有負和雜米者子廉訊之杖千二百即日死坐是

停官劉光世夫人子廉兄女也光世為請于朝以欽聖憲肅皇后

諸姪在者惟子廉一人故有是命詔權以射殿為景靈宮四時

設位朝獻用太常博士劉登議也其後上親征不果行

乙巳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

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

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原有繪綵益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

也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

悉歸朝而後付于將師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自至望下

提刑司根究諸司盜利剩錢應付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

行從之左金紫光祿大夫龍圖閣侍制提舉華州雲臺觀王革

卒詔官子孫如故事言者謂革自廷尉戶京專以觀望意旨為獄

刑罰失平枉濫者衆獨以夤緣交結冒濫賞典法當討論詔追降

革為左中大夫盡格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

革為左中大夫盡格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

革為左中大夫盡格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

革為左中大夫盡格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

革為左中大夫盡格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

布衣入見所陳皆當世要務上批郝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

命上批日歷不載
武陽志有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復上疏引

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

王以寧傳勞諸小人為荆湖害以曲端趙括之良將皆不得其死

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

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

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

自獲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事見建炎三年二月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

役趙括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括致其徒怨叛又信王

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

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尚原之戰王萬年之功為多浚乃

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按蜀

兵錄今年三月殺金平之戰尚遣王萬年繫

賊蓋萬年即王喜此時為統領官炳誤也又用趙開榮財利行

權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四蜀之不亡者幸也凡

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

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

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所管地分乃遣李

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

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庭之權為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

川之財以行尚敢託言那輟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
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事見今年五月丁丑沿路劄下荆峽諸州計置箭箠

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即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

之困也事見二月丁亥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

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事見正月壬戌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數日修治

器甲事見二月戊戌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

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為黃

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為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

浚乃避禍遠去引因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欲四川

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

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孺人封號封叅議官之妾陛下常

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賴陛下聖明

辨之不然亟遣節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上章慢命既到鼎

澧間擅差撫諭官搔擾州縣事見二月辛巳其所為一至于此望賜罷黜

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

武中軍統制楊浙中隨行錢物隸內藏為封樁激賞庫浚既見遂

赴樞密院治事

丁未右朝請郎通判臨安府邵相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府熊彥

昭並直秘閣守臣梁汝嘉薦二人上召對而有是命彥昭鄱陽人

也相已見賜偽福國長公主宅于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宣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
金右都監宗弼與玠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且遣人謂曰趙
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
不敢有貳此據林泉野記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賊
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
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為二陣宗弼陣于東將
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
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二退是不戰而却也吾度此敵走不久

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功第二隘人被而鎧缺又相連與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兵死者復踐而登撒离曷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為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繫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銳兵持強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運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棉威茂石泉軍安撫使留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呂中大事記張浚以樞府任川陝半天左通判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以責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川之粟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遂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平之捷敵自是不敢犯蜀矣

丙辰王問執政湖寇事宜張浚曰村民無知劫於官吏之擾偷安江湖非剽掠無以為生其拒王師定懼大戮勢不得已以緩死爾臣謂宜廓信義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于殺然自軍興盜起

率招來之而姦人乘釁所在嘯聚今幸衰息勿復效尤可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秘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恐郡縣觀望朕于用刑欽恤明

慎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為少監蓋朕之深慮也熊克小歷

大中自監察御史除蓋誤大右朝散郎魏舜臣知黃州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叅知政事時鼎已召

而未至也 上命鼎薦舉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奕林季仲

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詔三省在三月壬申

撫州布衣甯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

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加訾願飾像設以祈福乃流

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

未敢進上曰此猶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

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爾其勿受自今有來獻者皆却之

夜雨雹

己未刑部侍郎胡世將坐前守鎮江不發御服織羅錢與通簽判

右議郎會恩等四人各貶秩一等仍令本府以半月發還先是劉

光世既移戍內藏庫復舉行之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

劾世將違旨故有是命熊克書此事差誤已辨之見二年九月戊寅并注詔秘閣修撰

主管江州太平觀宗輝落職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

為罷宮觀饒州編管人劉默許自便以待御史辛炳論廢相呂頤

浩用刑輕重不中也宋輝落職因守臨安日縱釋私酷 樞密院

言三省事繁請機速房文字宰臣與院官輪日當筆庶免稽滯從

之

壬戌叅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庾

請隨班奏事訖免赴都堂奏事仍免簽書三省文字時督府諸將

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

督府之罷日歷全不書會要本門亦不載惟趙姓之遺史畧記此事今因孟庾召還遂書之以補史闕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輝試左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汶上之

制紹興元年寔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于今事無戾于古典太

常丞詹公薦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邪

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寔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

宗四位即不魯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間舉及與義等

議上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 左儒林郎連州州學教授

范寅賓左迪功郎監泉州石井鎮朱松並為秘書省正字右宣義

郎周聿為司農寺丞右丞事郎王銍守大府寺丞右承務郎范伯

奮守軍器監丞松發源人謝克家所薦聿中從弟也中己見建炎二年正月癸

卯伯奮以選人薦對故有是命寅賓己見紹興二年言者奏銍浮

薄無行罷之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大

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炳疏論浚開罷之始遷延不行浚

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頤浩書見三年

六月庚寅朱熹遠浚行狀云炳言公既得召命不即出蜀意有他圖按炳元疏中語不如此熹誤也今畧刪潤附見炳又言

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

衆惡其可逃于典刑望付三省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

遂罷尚書刑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後二日

詔世將兼江西安撫制置使世將方至而遽出少以趙鼎所不喜故也當求它書考之神武中

軍中節統領官朱師閔改充本軍選鋒統領時統制楊沂中以張

浚所携西兵為選鋒部故命師閔統之而以浚隨行選鋒將武功

大夫榮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柴斌為神武中軍門部同統領皆

用沂中請也柴斌除統領在此月乙亥

丙寅詔張浚免謝辭駕部員外郎李愿以使蜀之勞進秩二等

時議者以為興利闢三州及三泉縣見屯軍兵為四川門籬有司

饋糧雖用水運然每令州縣抑勒船戶裝載失陷官物今潼川府

路歲運二十萬斛每斛支官錢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歲運六十

五萬斛以水路稍遠所支錢又多通計費錢二百六千萬緡船戶

既被抑勒侵欺盜用巧詐百端以至自沉舟船號為拋失所運米

數失陷大半今欲度江路遠近置轉般倉應用舟船令兩路量事

力製造棹梢即於廂軍內刷差不足則召募百姓每舟約載三百

斛若以百二十舟往來不絕不過十月撥發盡絕今興舟銀一兩博米僅得一斗緣軍糧不足有司不免責支坐倉價錢計司失職莫為為甚伏望慎擇人材付之以權專委措置詔宣撫司相度疏未得其名恐即李愿所上當考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即兼權中書舍人舒清國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讀臣僚論浚跋扈不臣之迹寔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雖罷其樞柄而祕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嘗以秦川館為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奉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摛詞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撫將之嫌省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刻印朱熹換浚行狀云辛炳論公設祕館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此亦非疏中本語寔當時謫詞熹小誤也

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清國行詞踈謬翌日清國亦罷為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御史中丞辛炳復言浚之不臣不窺之嶺表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人心者為害非一因言昨敵騎渡江騰康劉珏以措置乖方尚猶謫授分司之官湖

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珏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何備龜鑑建炎撤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右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興元一奏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叅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飢熙熙如也用趙開于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于寶難捷于箭苦捷于和尚原捷于而分畫措置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將戰聞之功中傷之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喻而還朝以後言

者滋甚浚不容不
落職出居外邸矣仍借撥官田十頃言浚之罪無可矜者今雖已
廢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反側視浚去留與得
罪之輕重以為安危今祿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借撥官田州陝
傳報豈不搖動又七日遂罷借田之命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
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偽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為備
具大畧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
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黏罕有親寇
蜀之意先遣不倫還朝且致勲蓋懼朝庭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
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觀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
月余觀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庭已遣
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因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庭開都督
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寔畏之于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
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
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
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諸可一故為難
從之事也竊惟金人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
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于
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于金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
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
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

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于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其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闓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其服其知人清國罷左史在此月戊午浚居住在辛未罷借田在戊寅今牽聯書之宗尹初見建延二年十一月喜初見紹興元年新除太常少卿候延慶為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罷日下出門御史常同言康國本遂寧浮薄不逞之徒張浚輕舉慢令一切猖獗康國寔主其謀生殺廢置悉出其手納賄受賂所求無不遂者今尚敢晏然輦轂之下為浚游談故有是命左武大夫文州圍練使湖南安撫司後軍統制韓京充廣東兵馬鈐轄以所部屯廣州彈壓盜賊聽本路帥軍節制其所部即用經略使李陵請也初江西叛將元通犯境陵遣海南尉魏逢使臣董勳招撫之即聽命寨于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遁趨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陵復遣勳追通回至是乃以付京尋坐宓事誅遠近始安元通初見紹興三年十二月戊中戊辰命前宰執追錄建炎四年四月以前時改記用司封員外郎兼著作佐郎孔端朝請也己巳詔戚里之家應造進酒者許即所在州公庫或官務寄造為

賓祭之用歲毋過三十石時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奉祠居
戶州奏乞鬻酒上弗從有司弗能禁郡守謝克家請于朝故有是
命

辛未直龍圖閣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部右文殿修撰新知饒州王
居正試太常少卿

壬申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充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左武

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可輔知鼎州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兵馬

都監杜港領忠州團練使添差江西兵馬點轄統率舊管官兵洪

州駐劄時朝廷方招安湖寇而賊以不堪昌寓殺戮為詞會廣西

帥劉彥適以不勝任召還昌寓乃改命熊克小歷云詔除昌寓知
靜江府候招安畢日行而

日歷可轉限三日朝時起
發與克所云不同當考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大閱將士上

聞之賜浚白金兩兩錢三萬緡為激賞之費

癸酉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易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用

韓世忠奏也易辭不赴六月甲午
改知常州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

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甲戌尚書祠部員外郎趙鼎改行吏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

崇道觀呂本中為部員外郎右奉議郎劉一止守尚書祠部員

外郎主管溫州神主時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已卒

故以一止代之一止嘗為起居部下除即官辭不拜改知袁州端

友無妻子死於雁蕩山中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請死

事之家無人受恩澤者許換給度牒從之度牒直二百千承信即一資易十四道從視此為差

乙亥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復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

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劭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

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 直秘閣張澄自蜀赴行在召對

遂以為江西轉運副使

熊克小歷書澄陞直徽猷閣在今年四月按日歷澄明年正月戊辰自直秘閣江西

轉運副使以隨軍無闕誤進職一等克寔甚誤

秀常湖三州守貳右朝請郎俞俟龍圖

閣直學士汪藻等七人與雜買官並進秩一等以和雜數多故也

俟河南人嘗為宣諭官胡蒙所薦詔俟滿秩赴行在齊州止有通判錢濬明轉

官未知即守為誰當考

是日御史中丞辛炳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

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寔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譬如却行求前不可得矣夫才非可一途取也 忠寔威望可

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詳明可以為耳目風憲之官者有

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獻納之地者有智謀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

任者或長于專對或長于刺舉或長于撫字倘皆取其所長畧其

所短總核名寔隨材器使則人才當自不乏顧豈天下真無人哉

望陛下斷自宸衷去前三弊毋牽於朋黨之弊無溺于愛憎之意

雖嘗有小疵而不害大節亦且拔擢用之惟寔才是求惟簽諾是

與或招延于內或布列于外使內外大小罔不得人則中興之治

似不難致疏奏上嘉納之 詔草澤鄧名世令閣門引見上殿名

初見去年十月丁亥名世初以劉大中薦詔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

姓氏書辯證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看詳松年言其貫穿羣

書用其刻苦由是引對遂命為右迪功郎名世以四月戊戌入見庚子補官

丙子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充資政殿學士

川陝宣撫使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盧洙原充端

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落等路及處置字並在司治事起復檢

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

畧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置

節制興文龍州吳玠充陝西宣撫副使免簽書本司公事專一措

置沿邊諸處戢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

秦兩路軍馬專一招撫熙秦關師古充熙河蘭廓路制置使並日

下供職朝廷未知師古叛亡故有是命

丁丑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楊應誠

為樞密副都承旨 詔今年正月己後行行續降指揮令刑部依

舊法春秋編類頒降用大理少卿元袞請也自紹興新書既成之

後省部經火續降指揮不存詔下湖溫州抄錄編類頒降至是又

申行之

戊寅監察御史明素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詔臨

安府失火延燒官私倉宅及三百間以上正犯入作情重法輕奏

裁蘆草竹板屋三間此一間五百間以上取旨先是有旨失火焚
燒數多取旨依軍法刑字以為無所執手乃此附支法馬其後御
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旨刑部請延燒直萬緡者比三百
間直五千緡者比五百間從之後旨在大
月戊子

己卯閏門祇候知連水軍丁禊令再任 閏門宣贊舍人添差建
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寃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

茶馬公事無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
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盧法原求
罷其自辨疏曰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
川財賦切謂應副運期費用不貲若加歛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
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措準自建
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絕戶田產等
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賦
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
未嘗竝立名目科抑民間權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
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
刪定但增添吉補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
於已懷異忌疾者共興謗讟謂改修弊法為生事擾民口舌沸騰
必相陷害况開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叨冒無耻重致煩言豈惟
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軍事
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
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悉力措置茶鹽
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千萬貫資助調度搜卒宿弊增廣課息於民
無科率搔擾今來若令本官罷任緣目即正當邊事之際財用急
闕全藉趙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方有
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 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

詔曰朕念慮陞覽觀形勢秦蜀壤地寔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
事憫然西顧曾靡遑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恩威任國憂寄
蓋五年于彼朕有聞焉肆頒召命俾遠行闕而師言未已臺交軍
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于當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
禦天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
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畧于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
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寔有勲勞而未達於賞濫被刑罰而莫當其
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勳與橫斂而致於無涯煩
擾斯民而使之失業敕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
獲赴上九雲民啼衆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諄求咨訪疾速
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庶幾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衆咸使
聞知 樞密院計議官李堯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
使例堯始引叅知政事孟庚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辛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楠為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兼侍讀秦密
禮兼史館修撰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寔之法時右司員外郎袁
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
覈寔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
惠州及東管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可所據而奏
平州縣且然况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今
後官司奏功不寔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察按劾因事冒呈其元奏

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禦雲中生上功差六級下之吏
削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生賢王戰以功當亡賞功之令嚴矣
戰而勝吏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吏以法絕其罪過足以累其功
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殊死戰者知敗
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相不行也終
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如志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爾近世則不
然平時竭民力贍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警使之
擐甲必先賞而後遺之其及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
物故幾何但問其斬虜首級若干爾大將偏裨首已定封部曲行
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問親戚子弟目不識旌旗者不聞鉦鼓
往徃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溢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
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寔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
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
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蘓攜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
呂聰問為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

攜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聰問止曾任通
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攜依舊識聰問
行吏部員外郎聰問除卿在此月辛卯 聰問希純子自蜀中召還而有是命

右朝請郎宇文師瓌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宇文閣直學士

撫處置使司叅議官劉子羽青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宇文
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叅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
住初張浚既敗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浚所引叅贊軍事者皆委庸
小人而專橫之甚眾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
子羽天資僉佞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叅
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師舟多以為可子羽弗

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間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罪趙哲為不用命洎已斬哲浚知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為然後復欲斬慕洧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敗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闡子羽至欲必殺之而後已乃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為宣撫副使子羽力請于浚求為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輟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不敢不凜受浚亦為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

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即出逃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為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寬宥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文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眾叛去被旨召歸征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竄遐荒以為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为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怨恨皆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于朝廷乃先遣其壻相載順流而

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貨與姬妾先歸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大雪中乞憐于貫之門媪因得見與庭下貫與杓子坐于其側飲以卮酒若飼奴僕然唐不耻也因獻渾金佛像一堂得為成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盡蓄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唐為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做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為壽而獻焉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盜之弊寔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為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不足為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以浚

便宜之命知瀘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今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貶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邵溥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請副尉之在籍者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既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間緩急不測机務隨即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

早扶疾之朝兼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托於毫楮也勝非惶恐入

見

御劄擬勝非行述附入按勝非母小祥在四月二日而日歷四月一日至五日並無聖語及勝非所奏事至此日始有之故且

附本

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明堂大禮恐有司尚循承平故事名

物失于太縟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

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

日歷止作臣僚

上言按六月丙寅唐輝奏道遙子事云臣昨嘗具奏面奉聖訓謂當崇簡儉云云則此奏即輝所云也

右修職郎

商虢鎮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孚特改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虢州錄事叅軍党尚友特循二資皆用鎮撫使董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邦孚直秘閣又奏尚友因赴行在母妻子女悉陷偽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

丙戌詔閣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是御史常

同有請至是閣門言故事隸中書省乃改命焉大理少卿張祐

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

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細董寶以聞下寺覈治無他情狀初用案問

徒三年詔從軍法初欲奏讞而以法寺未有執奏條例弗敢言至

是乃上此奏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襄召赴都堂審察襄少登貢籍元祐中嘗游

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僞從慶之亂襄結集社甲土人率

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為

右迪功郎

襄六月庚寅補官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橫
與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商號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
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尋以
錢萬五千緡絹萬疋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皋見上
因陳偽奔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
制 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己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累經傷殘未
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
並為監察御史綱宣和間嘗為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

宣和間嘗脩臺屬為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
之事不為少矣而臣無毫髮補于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
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願蕙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高慮在討
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官觀以安愚分疏再上不許
乃就識 秘書丞環中蕙吏館檢討 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
前軍器所楊忠憫蕙提官 日歷忠憫無前銜又于五月十九日再
書楊忠憫差充提點孳生牧馬監按日
歷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憫乞製造七
等色紋已繫新銜疑重疊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偽齊姦細依化外姦細
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眾恐遠方凶悍之徒貪求厚賞妄殺良

善為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為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龔縣人也

癸己起居舍人陳楠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楠自言與宰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

甲午罷廣西茶鹽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錢令提刑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官兼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東野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以治狀無聞不能撫綏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秘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曹紆貶秩一等初命紆以錢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為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左朝請郎石俟高為湖北轉運判官直秘閣王圭知秦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令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迺付大理獄更遣使使其母訟于御史臺言者以為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伋為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點太廟景靈宮奉所迎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秘書丞左諫議大夫唐輝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憂

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于恢復之大計可謂弊精神于蹇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才于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洩聖聽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辨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倣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閔僕射天下庶務分總六部各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叅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蕪權起居郎虞漢嘗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勝今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于恢復中

興之大略乃詔三省樞院講究減省細務至是輝復以為言遂命三省措置焉 入內東頭供奉官直學思殿鄭弼貶秩二等弼自閬州從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篙師為縣令汪禹錫所縛弼往請之辱縣令令言于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寔而有是命詔前宰執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為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勘當不行

五年十月
壬寅衝改

初趙鼎之為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

用申狀至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為制置使飛審于朝尚書省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疾速

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為侍郎出入刑名命遂寢

在四月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秘閣修撰程千秋起復知岳州時湖

賊未平朝廷求可守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唐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為偽齊將李成

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

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則可以保境今陷

于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叅知政事趙鼎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為不然上不聽

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為疑兵今光世選

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勝非乞遣中使持劄子付光世庶泰

稟無留滯上曰內特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

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

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 右奉議

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寔莆田人

中丞辛炳所辟也 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

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議官既而召見命

為尚書郎諫官唐輝言其資淺乃有是命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

圻主管台州崇道觀從請也 圻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 左

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

辛丑左諫議大夫唐輝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

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 情已變人皆寒心而
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
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 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
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
千十八卷來上詔勅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事千六百者分送
逐部後旨在五月 傑又請師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
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師臣監司守二隨行子弟
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者為令立法在五月 遂以傑行尚書
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 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
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 利州觀察使河南汝

鄭州鎮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典
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賚以銀帛百疋而後四日乃有是命
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于德慶府詔特推遺表恩言者論懋誣謗
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
表恩澤在六月甲申是月辛丑 進士李穀補正廸功郎設在襄
詔已降旨更不施行今併書之 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需言輦轂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
嚴若疆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徒一年之類是也比
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叅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
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人獲安堵時已詔城內外強盜

依開封府法斷罪事下刑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左

諫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

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

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

裏今不得志于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

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劄與松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

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教諸帥整軍旅遠斥堠備禦加嚴則

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

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與松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賸秩

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行在

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免謝辭俯既登省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

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鼎曰公

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大不

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修武郎閣門祇候泗州徐宗誠

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師其邑民二千餘人

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徐俯欲斬首送劉豫趙

鼎力爭遂令世忠婉辭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

妨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論世忠密受之却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
朝廷約束不敢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
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
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鄧郢州又遣重兵歸川
口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
而自養之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偕去
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衆於淮西澤命在十二月

壬午

尚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

本中引疾有請也

本中還職在五月

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

殺人者死百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

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
厚澤萬世而不匱者也臣伏見主殿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勅
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者
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毆至死亦用
此法僥倖之塗既開鬻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於專
殺死者有知况冤何所赴懇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自
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看
詳申尚書省後不行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秘閣知
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令
西制置使岳飛送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太

平觀便居

規得祠在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將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瓌討揚么遇賊死瓌因請其軍自隸許之進士潘濤特補右迪功郎濤南昌人高祖慎修為翰林侍讀學士祖興嗣自五歲得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瓌唐介文薦于朝用為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言其賢錄濤兄淳為星子尉蔡京用事以淳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淳既死趙鼎率江西還所奪一官以為庶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文鶉鴿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群吏目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便不施行而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擾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耐火只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感然曰當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詔吏部四選廣南窠闕出榜一季無人願就者申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及廣南土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符理宜措置故也是月閣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鑣

叛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即遣使臣孫暉廬州錄事參軍王彥
融往攝其事



建炎要錄卷七十六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温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
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兼黃復州漢陽
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集英殿修撰仇愈知廬州 江東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脩職邊吏
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効死疆場詔宏宣力日
以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問宜安職守勿復
有請宏起于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為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行宮以為便殿許之建炎

末上幸建康即以府治為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社奏
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
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
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為可惜故有是旨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
必都堂聚議叅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
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
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
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
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顧同列間情猶不通况君臣之際乎陛

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機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
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
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
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
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
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則鄭國之鮮有敗事何足尚多
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劄與三省樞院 川陝宣撫司奏
敵自鳳翔退走詔劄與泃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
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寔非所以傳信後

世當重別刊定着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
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目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
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
幸甚先是叅知政事趙鼎贊上尤力故以命冲鼎奏冲乃臣姻家
雖冲召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
夫不能詳知謂臣援引親黨乞罷冲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
蘓攜丐免乃復以攜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鼎奏在是月
乙卯攜得祠
在丁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
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
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聞
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
聚山林鷄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
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
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
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
村姓氏名字相與誼盟為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
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盖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
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道其民使相親相友相
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
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于魔於是從而

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言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寔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搔擾生事 是日邵武軍卒蕭吉等謀縱火作亂為其徒黃嵩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遺直捕斬之後以嵩為保義郎遺直遷一官嵩十二月丙申補官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二字州判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押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國家大勢以東南為重自江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忽之今淮南官吏設員太冗供給之須必取于民侵漁搔擾為害不細兼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令為屯田既未起稅百姓來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詔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隸給事中初大觀間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錯並具情犯申牒提

轄官相度輕重施行八年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十日其後吏部

請誤報窠闕等從本部徑送所屬紹興三年四月十八日後省以為言乃復

舊制七月十日至是樞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省執奏不

行故有是命是日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

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

遠往總軍餉叅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

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殘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

諭偽守荆超令降超不從有偽知長壽縣劉某者發城發言不順

飛怒令軍士曰城即破必生致之城陷超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

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熊克小歷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

此時寔即提餉此月乙亥方有旨復置司農太府二少卿克等不詳考耳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接邊報州軍並置撥鋪每二十里為一鋪增

逃卒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

罪提舉官常切點檢翊衛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

李橫為神武右軍選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

丙辰起復左朝奉郎秘書丞范同為尚書祠部員外郎起復左

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揚州宋孝先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知靜江府

劉彥適各貶秩二等先是上命檢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

件最多去處虞澤時以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橐在廣西削三

十六事檢察稽違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
點本路刑獄彥適為轉運副使坐失按所部吏故責及焉日歷此
日不書
彥適降官今以十月二十
一日刑部檢舉狀增入 詔偽造三省樞密院印者雖奏裁並

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令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綦密禮言檢會知湖州汪藻得旨編
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本所見已開局自建炎元
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歷竊恐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
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字赴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
徙不常中經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
纂至是密禮取而專之俄密禮罷去後十餘歲日歷始克成書首

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 川陝宣撫司王似等言川陝監

司帥臣闕官或去替不遠乞從本司一面選差主管職事訖奏應

轉運司知通窠關及簽判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選官奏差庶幾事

宜之際得人倚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

旨除授即非次見闕不可待報許一面擬差訖奏其餘堂除及安

撫茶馬等司辟闕依已得旨一面選差元係逐路運司窠關即令

轉運司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召歸朝廷以塞土久不得祿故條約

之中衛大夫濟州防禦使孟洵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樊序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

同知連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言楚泗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界
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来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堠不明探
報誣罔大失倚賴乃召直秘閣知楚州楊揆閣門祗候知連水軍
丁禩還朝而命涓等焉翊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
撫司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
州團練使宣撫司選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祁立充楚州兵馬
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日歷書此事但云樞密院會勘
而末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
並特依所乞則是宣撫
司奏也今修潤附入既而金偽入寇涓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
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言建立政事既有其寔感
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
約行宮不逾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殺色無所親幸訐直
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寔
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我臣愚
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告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為先必自
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圖復
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
誠如是雖夷狄之疆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
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内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蔡寔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與義中
上疏待罪詔令供職靖康初端朝為太學正寇至

而遁坐停官密禮力為薦延召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

失職為言蓋指密禮也議者薄之

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戊寅李誼劾疏修入

詔監

司郡守常切幾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煙者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于未發之前消姦宄于未形之際監司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賊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歷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寔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更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為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乂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為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魯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諭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為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榜痛加誣詆指白為黑變是為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馴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寔錄在崇寧後則焚

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寔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
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寔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
尚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歷者皆為蔡京
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
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善類父祖傳
習之書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縉紳習觀誣謗之史
猶有信以為然者况可使無惑于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
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
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羣邪協謀公私謗毀忠臣義士疾
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寔
逐蔡懋蓋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
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着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
據寔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圖籍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
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看詳重修尚恐論者以為朝廷方修武
備指此為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
故家零凋耆舊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真益難取信矣欲望睿慈
特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寔錄候
成書然後取神宗寔錄朱墨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 詔故
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歿于王事更特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已用
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潔為閣

門祇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潔陝西人父安節嘗為隴

右都護潔除閏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

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

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

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不使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

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它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

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

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

恂寇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

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

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其人卒不

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熊克小

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依日曆所書日曆五月十四日

亥樞密院劄子已降宣命改差下項人充遂路兵馬副都監依日

韓世忠下世喚候事寧日申取樞密院指揮前去之任數內劉光

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替王宗道成資滿闕與王勝呼延

通等並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

徽有差誤今略刪潤令不抵牾更須詳考也 檢校少保光

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吉州率宗室還居紹興至是

入對士儂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

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

自度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

觀詔不許士儂言靖康末蒙太母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齋圭寶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霑恩霈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議換文秩忠翊郎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

癸亥日歷所乞開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慕容禮復以為請乃許之上因言禁中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

厭紛紛多事也熊克小歷在甲子今從日歷殿中侍御史常同守起居郎新除

起居郎胡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會徐俯去位朱勝非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

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為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寔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

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路勝非不悅同坐是徙官思誠亦辭不至朱勝非行述云勝非為宰相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其否則退之曰胡不辭之勝非且言路久塞得人以為賢則用之盛德事勝非若于榻前辯是非言未必然不知我者以為壅塞豈宰相事哉問者竦然按此所云與常同徙官既而復以寅為直龍圖閣知事差不同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

永州寅除命在八月甲午尚書右司員外郎袁正功直秘閣知饒州以正功引疾有請也武功大夫藍珪為內侍省押班左朝散大夫直秘閣朱萬年特遷一官以往來閔師右軍前計議有勞也

甲子叅知政事孟度兼樞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有是命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復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閣門宣贊舍人添差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徽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汝嘉習童子舉乞考試詔賜錢五十千罷之

乙丑襄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

丙寅尚書左司員外郎虞灋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宗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不赴府於今年三月蓋誤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釐務聽成資罷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喬幹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呈知文字令宰執廳輪日請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虞灋請也上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

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仲興聖政臣留正者所以著唐制之體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議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運斤鋸左右趨走者衆工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過司繩墨正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雖均列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夫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雜然

叢諸宰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屬分職之官責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謂得任人之要矣
傳曰揭表者振領綱舉而目張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歷所復以史館為名用修撰纂宗禮等請也宗禮等又言神宗皇帝寔錄自有舊本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言語不無過當失寔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末盡去處並將二本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看詳重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旋行哲宗皇帝寔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取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非寔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應于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寔即難以便舉舊錄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跡按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抵牾從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無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也

甲戌監察御史魏矼守殿中侍御史 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蠶之數其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已下九三等今增為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祭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待立侍閣門官其

十設席升煙奠冊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鐘皆從之其一請

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

改造皆未克行也按宋史紹興四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並從之其九設神

位版及升煙奠冊不當委之散吏其十一皆樂論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疑當併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兩條皆未克行亦

史與異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

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

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

所部往討之左從事郎樞密院編修官田如鼇特改京官以斬

南安賊劉洞天之勞也事見元年二月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充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初

都督府既罷舜明引疾乞奉祠遂不赴行在詔舜明江上宣勞日

久特除徽猷閣待制官觀言者論舜明諂事權臣至同僕隸去年

韓世忠移屯鎮江舜明盡刷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下怨憤刻簿

苛擾無勞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揮望賜追寢以

重名器舜明於是改命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送刑房行詞論者

非之改送刑房作責降人令遇大禮不得奏薦此言者論張綱章疏云耳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秘書少監劉大中

請也其後不克成此據會要

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大夫

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令應特轉行左中大夫初令應奉詔選宗

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

人育之聰明可愛日歷所書上語云爾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和州防禦使處年八歲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賜名瑗者亦

于應求來可量與恩數朱勝非曰今應見乞磨勘有司以礙法方

欲奏稟上曰凡宗室恩數當從優例况令應又有此功耶 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言於私第建閣以藏所賜宸翰乞賜閣名詔名懋

功已而翰林學士綦崇禮言祖宗以來人臣之家不聞有以所藏

御書賜閣名者始於蔡京崇觀間賜第城西遂起君臣慶會閣錫

名揭榜以侈大之由是大臣貴倖之家更相援比以邀上賜無問

內外兵火以來所存無幾今陛下乃于世忠復有此賜竊探聖志

盖以寵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歌艷諸將非若前日誇諛之風

未有過舉然方京都淪陷官有汗穢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所

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賜將臣御書聽其建閣

且為製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為當也在

世忠之分則被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獲宸翰焜耀私室寶藏崇奉

唯恐不至寔臣子之義願陛下勿與焉斯可矣欲望指揮特賜追

寢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着於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從之

寢禮所奏在六月庚寅今併附此熊克小歷云世忠乞賜閣名見

朱勝非閑居錄按日歷有世忠寢禮奏狀全文會要亦條載此事

考耳

戊寅持服人前直秘閣范寅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
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
復唐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宗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六月朔卯朔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撫使韓世忠忠援舊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輝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它司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總兵官行移輒用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來孟庾為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為副使是時以庾叅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恐難用庾例乞付有司叅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

所部州縣聽用劄子唐輝已改正在此月丁丑未許世忠行移

癸未詔集英殿修換新知泉州趙令憲轉左太中大夫指揮勿行

上既遷令憲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太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今

令憲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碍且自崇觀以來士風不兢叨切

官罷往往不循資任遂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

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

幸以為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憲之故復為舊章超遷官

秩臣所未喻兼令憲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望賜寢罷疏入詔以次

官命詞行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

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

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太中大夫為不足惜則宗室之為承宣使者

不旋踵求為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却之上以為然乃寢其命

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械大闖揚戲妻姪也靖康中已致仕至

是大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超起舊官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械用

戩恩澤補授數年之間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

所及主管御前事務盜取恩賞人所切齒今一繫名軍中便為掌

兵官月俸不下數百千械可再任即童貫梁師成譚稹之徒其親

屬亦即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日歷無械惡致任之日止因

以為筋力未衰或是韓輝奏書疏之疏言黃緣請托

甲申饒州進士金覺言賚到秘要天文太一遁甲兵書等未敢投

世忠所薦亦未可知當考

進望付三省呼召容臣責所有圖書謀策次第條陳詔赴都堂審察

乙丑詔洪州鄉貢進士黃雲翼令引對雲翼豐城人初名時起嘗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貲授官至是更名上書故得召未幾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亡命乃罷之雲翼猶上書不已矼力論其素行凶惡愚弄朝廷詔押歸本貫雲翼上殿指揮更不施行在六月甲辰押歸本貫在

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時議者以為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固亦無所不可言矧廟堂之三大臣為人主股肱耳目賴以圖回天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乎今日國家之急莫過於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智協謀今宰臣既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叅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僉允動無遺策舊例三省奏事畢樞密院別班再上自渡江後三省密院皆同班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掌行如事體稍大三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同並旨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并劄子至是宰相朱勝非叅知政事孟庾並兼樞密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兵又乞密院令叅知政事通知蓋以屬趙鼎也由是勝非忌鼎益甚言者論當國者不知兵據趙鼎事寔云爾詳見九月鼎除川陝亦未可知當考熊克小曆載此事于五年六月庚戌蓋差一年是時孟庾沈興求二叅並已權樞克寔甚誤今從日歷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為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用宣撫司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治罪友直權場大僧也嘗上劉豫書乞招李成歸附有云陛下若得李成如漢得關羽唐得尉遲敬德又云劉光世非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作江淮兩路制置使只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糧道就兵取江浙其言多所指斥莫州商人王考謹嘗見其書至是友直在平江為孝謹所告捕得刑之

日歷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劄子根勘得王友直招于劉豫上策及有指斥言語乞據

不知如何行遣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有出身清疆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監試於遂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請托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

日歷十二日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壬辰禮部狀勘會云云以此知為與義請也

入內東頭供奉

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東頭供奉官徐奕高品徐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廙並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私第會飲廙即座上双傷弓兵事聞詔以廙屬吏弼等坐違制與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仲與世忠連姻故未減之俄又轉弼為敦武郎出監宣州高稅

弼差監稅在八月癸卯李廙七月戊午行遣

詔自今特添差

官並作不釐務其俸給儉從並減半慶隨勅中明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搢道子權位製造其祭器什物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輦院已造道選子工部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飾朝殿及周迴宮牆至便門左諫議大夫唐輝言禮有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况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當贖此于欽祀何所補哉今張敵蓄謀未已叛送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緣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樓文繡此皆有司之過邇來霖雨不止艱食可慮若縱為無益耗蠹金帛他時但貽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務存其寔庶為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試給事
中殿中侍御史魏矼言竊惟陛下以霖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買紬絹急于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間閔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佈田野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為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紬絹儻一切留為冬裘大禮之費俟過二

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礙昨來戶部初不魯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魯量度諸道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為姦寢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卹使就用苦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叅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州縣搔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按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歎為樞歌寔弭災之一也詔專委諸路提刑司檢察按劾以聞當議重寘曲憲時戶部尚書黃叔敖理財峻急故劾以為言諫官唐輝亦論政事失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望陛下勿以克湯水旱為運數之不能免勿以緇黃祈禳為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寔無見于空言斯為盡善又前日之兩浙右民田所損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講此殆非細事詔劄與三省樞密院 詔揚華特補修武郎閣門祇候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鄂州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五年六月十三日高輔之改制彭筠權本路兵馬鈐轄進兵攻討黃誠等是致揚華畏懼出降當考右朝奉郎直秘閣新通判長寧軍李邦猷職名令川陝宣撫司審量追改胡交修之在後省援建炎討論指揮有請故奪之 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

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定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
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
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
何害紛紛浮議不足卹也勝非曰冲不得以此為辭今聖斷不移
冲亦安敢有議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
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胡事昭慈謂宣仁聖烈
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
然于懷朝夕欲詔一降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
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昭慈遺旨詳具建炎
四年十二月己卯起
居郭常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溥兼權
給事中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宣和
間有詔秘書省自監少外以十八員為額建炎間罷去近歲總復
六員禮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于人才收召未已而
遠方之士方且麇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
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帝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掾尉之俸足以養
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為
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端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
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
昌寓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鼎州楊可輔充湖南兵

馬鈐轄潭州駐劄初荆南制置使王瓌自鄂回鼎奏已招列賊衆
萬餘然賊累殺瓌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
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王焯奏招安萬餘人狀以七月朔降出今併附此彥質與瓌舊

不叶請易鎮不許趙鼎嘗謂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左從政郎

充勅令所刪定官謝祖信左從事郎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王鈇並改合入官時二人以薦得召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寔之辨

以為今國家之不統在于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

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身遠害為智知無不為則見謂

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

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寔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名甚美其

寔無補伏望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于國者進之察

其虛名無寔欺衆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真賢寔能出

矣鈇元城人也祖信已見紹興元年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季仲

行秘書郎季仲為趙鼎所薦召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熊克小歷於此日始書改

軍名蓋誤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秘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詔今後

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

詞給告承務郎已上差遣給勅命惟選人止用劄子先是建炎初

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勅元年十月丙午降旨其後稍及貼職遥郡二年六月辛巳

又及文武官六品

四年四月辛丑

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上出告除

止除劄子議者以為卑陋削弱殊失國體至知館職天下之清遠也而用幅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為度牒恐非所以獎士類專朝廷事下吏部知所請而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勅焉進士石公孺特補右迪功郎公孺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言者論祖宗朝白衣授官如蘇洵輩數十年間未有一人屬者以進士召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識才行悉如蘇洵則可萬一有如胡蒙薦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捕獲私醞乃不敢治豈不傳笑四方哉衆口籍籍咸為僥倖之門一啟寢與異時八行之舉無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隱逸寔有大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薦其已收召則願朝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士之名下焉者量賜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僥倖寔今日治道所當先也從之

日歷臣僚上言在此卒且今併書

之公孺初見紹興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王氏特封宜人承寬本歸明寓居廣右王氏常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于朝故得封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着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日歷時政記以為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于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于神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專奉初詔即

非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黃帝當自更之
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
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
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寔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抄二本一進入一付
秘閣尚寄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典又復散落故也 責

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再責別州別駕本州安置揆坐販私鹽議
罪至是始貶事初在去年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禮
宰執例差五使臣自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令有司討論
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聞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于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為增築之役
詔秉義郎王評前差秀州澉浦巡檢指揮勿行先是評以內降
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輝上疏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鎮海軍
留後李璋內降指揮轉官為諫官陳升之劾奏罰銅以為祖宗之
功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滋長自此攀援不已當不止于
求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審院繼自今應于請內降指揮
許執奏不行庶為後來之戒上乃罷之 初置史館校勘員以右
迪功郎鄧名世為勅令所刪定官充校勘 惠州牢城人呂頤許
自便願為南劍州同巡檢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事初見建炎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入內侍省押班李叔與
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

甲辰戶部尚書提舉樞貨務都茶場黃叔教充徽猷閣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玘論其闡葺老謬職業不修也
玘言數易鹽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教在戶部則用畧不經意一
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
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為所制而費
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
鬻爵為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教去年倡為博糴自承信地功即低
價以售遽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鄉無異悉免科
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也叔教性與小
人合四司事務取決于胥魁毛漸吏緣為姦莫敢誰何出歷交綱
之屬非後賂不行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教今春
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
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于星火民間買絹一疋至錢
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于百姓有邱山之害罪
四也樞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籍叔教公然容庇
又縱其輕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大有才者使為
監官叔教不之恤也豈士大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
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教姻黨張覲以贓污不法送

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
失職之吏後二日降叔教為徽猷閣待制奉祠 右宣義郎直秘
閣張元亨乞知鬱林州 元亨初見建炎三年二月制曰爾潛偽之族久冒寵榮

乃敢請于朝為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餌汝哉中秘清塗非爾
所居其歸銓曹尚畀爾祿往圖自效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亨
免喪近三年至此方亡差遣當是 因與朱勝非有連故敢陳乞也 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

軍統制楊沂中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
統制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是行
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為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左諫議大夫唐
輝言輦轂之下人心必懼乃命軍効權住招收仍令樞密院給黃
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湛改荆湖北路
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鄂州駐劄聽守臣程昌寓節制 太常
奏謚故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

丙午執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郢尼瑪哈聞之必怒况今
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尚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
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也若復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
耶 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子許之

左儒林郎建州觀察判官黃或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陞朝恩
贈其父意一官吏部言事干風教望特依所乞從之 右儒林郎

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真卿除名潮州編管真卿建安人政和間以密煎遺梁師成得官累為本路漕屬至是該討論乃妄稱因進伯祖億言靈州事宜補官都省以為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下大理鞠寔而有是命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隋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為知州王萬送襄陽府磔于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舉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為將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入辭上召對于內殿祉奏今日之事當先定窺摸使沿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祉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右廸功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是上之其說以為欲守東南則淮甸荊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禦雖未剪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于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蘓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為說甚備克晉陵人有能斯聲祉尤信用之

呂祉所上疏不得其日按建康知府題名祉以去年十二月到官而疏中有屯

軍襄陽及使遣待報之語當是襄陽已復之後章誼未歸之前故泰酌且附此月末

是月熒惑犯南斗據

趙姓之遺史

是夏偽齊劉豫以偽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使清臣毀

景靈東西宮等偽豫傳五年夏毀拆景靈東西宮云云偽阜昌五年即今年也金左副元帥宗維

右監軍希尹自雪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

左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

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于歸

化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囚釋徒已下以招盜之未平者 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

已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交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唐輝試給事中兼侍講

端明殿學士新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充荆湖南路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樞密院言本路見討捕楊公王瓊已充制
置使故有是命仍促令之鎮 詔戶部侍郎兩員通治左右曹職
事以侍郎劉岑有請也元豐舊制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分曹治事
艱難以來止除長貳各一員通管本部事至是並除兩侍郎故申
審焉 是日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
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
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衆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
以言激衆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
棫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
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為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

守滂東陽人嘗為太常博士用近臣屠義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
軍及是遇害 熊克小歷載建昌亂在此月戊申朔蓋因汪藻撰劉

滂基誌所書也按日曆八月十六日癸巳候慙奏沈敦智事云七
月一日敦智向兵士危先道知通捉得你去定是斬了何自各人
且逃避走閃至初三日修達鼓衆傷害知通又十月十一丙子張
澄秦王義叔事亦云七月三日晚諸軍變亂敵死前知通初三
日庚戌也故附於此日八月二日修達稍異今兩存之張致遠奏建昌
饒青等殺害知通與慙所云修達稍異今兩存之張致遠奏建昌
城中被點者右朝議大夫知撫州孔傳聞變用樞密院計議官李
萬五千當考 堯旗榜招之且乞兵於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以討賊傳道輔孫也
辛亥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沈晦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
安撫使晦過行在面奏藩帥之兵可用謂唐中年平安使用朔方
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今鎮

江建康太平池鄂每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設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犯則五郡尾襲而邀擊敵安敢遠去頃雖敵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逾一步此制稍定三年後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康而帥臣陳邦光不為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繫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并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暮年後京口便成強藩况東晉常謂京口兵可用故北府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兵在府故其言不行 詔以湖南上供錢三萬緡為安撫司諸軍大禮賞給之費長沙舊無屯兵自李綱為宣撫使始將兵校二萬一千餘人戍其地轉運司言無窠名應副故以上供錢助之

壬子殿中侍御史魏矰乞詔大臣採司馬光之儀置總計使以大臣領之詔三省措置後不行 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錢十萬緡為除戎器之用仍以金錢度牒中半給之先是俊請造長甲三千短甲五千馬甲五百弓五千矢五十萬詔即軍中打造通費四千餘萬緡至是未畢也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建陳臨安稅錢事輔臣言收稅恐增物價更當令斟酌的確利害上曰第令條具若斂不及民一切聽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樞密副都承旨楊應誠提舉江洲太平觀

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李友聞提舉台州崇道觀友聞偽齊李儔父故

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贈右宣教郎錄圍城中蠟書之勞也 是日

水賊楊欽攻弔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瓊

以為賊不可招瓊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忠訓郎

弔州遊奕將許奎為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許奎明年二月

推恩

甲寅詔博羅校尉人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承信迪功郎

理為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

役先是殿中侍御史魏矼屢言徭役不均貧民重困故有是旨

左奉議郎湯鵬舉通判紹興府鵬舉為宣諭官所薦召對不果用

俄改知廣德軍鵬舉改命在此月丙子尚書駕部員外郎宇文師瑗主管

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師瑗嘗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

其年少資淺罷之上念虛中翌日詔賜虛中及章誼孫近家錢各

千緡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太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

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讐捨怨忌憤終

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憑

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為將帥忌輯睦之義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勲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為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於是本司統制官營州防禦使知秦州吳玠陞定國軍承宣使自楊政以下宣撫司皆用便宜指揮以次第賞翰林學士基宓禮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御史中丞辛炳奏玠方擁重兵據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之難不識何謂併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為忌詔學士院貼改遂改秦川為秦中既而宓禮引咎乞黜責詔赦罪

丁巳詔自今年為始令左右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優劣上有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戊午入內侍黃門李廙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廙飲於韓世忠家即坐上手月傷弓匠閔寶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劄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

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闕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 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灤言新除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係親妹夫乞一閑慢差遣制勅庫言職事別無相干不合回避詔劄與灤照會 資政殿學士知衢州謝克家薨詔例外賜帛五百匹官給葬事

庚申詔自今課院全闕官其印記權令門下後省官寄收前是掌於胥史言者恐其漏泄也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言近於逐處置到產業除送納稅賦外其餘應干科配和預買之類州縣並不理為官戶與百姓一等均科伏望並賜蠲免詔俊係主兵大將特依奏中書舍人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愍元元膏血罄盡於是以權宜之法俾士大夫及勲臣戚里之家一切不問其存亡及官品之高下遇有科敷與編戶一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逐處產業必須浩瀚使其獨免科敷則當均在餘戶是使為後代輸也不惟民力已竭而又加重焉且人心謂何哉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萬一皆援此例以求於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以謂今之二三大將富極貴足使其能體國愛君克自祇畏則可以長保富貴傳之子孫世世不絕何必歛百姓之怨恨致在廷之煩言而求分外之恩快一時之欲蓋亦不思之

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戶科敷及和預買等條法劄與俊詔
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
而害及於編戶夫民譬則肌肉也將帥譬則肘臂也愛一身者四
體均愛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剝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伏望斷以不
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前降旨勿行仍劄俊照
會按此時後省乃張綱常同王居正三統領忠義軍馬陸全特轉
兩官全本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祁超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
郎苑寶戍吉州寶馭下嚴全懼誅與其衆叛去至是在韶州湖南
安撫司統制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論
寶討賊用功乃降寶為敷武郎付本路帥司責令自效宛寶降官在八月戊

寅

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

使趙哲並遣復舊官日歷不云復何官會要云哲追復武功大夫連州刺史恐誤後悉還端所

得恩謚曰莊愍制畧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申還舊秩

加賁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還橫列之

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俊殺端哲為非是故皆復之

已而哲子承節郎洪訟於朝乃錫哲同州觀察使告身也趙哲換給告身

在八月戊戌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
冊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綦密禮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

府密禮屢為御史中丞辛炳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 直秘閣新
知秦州王圭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專切制置度汀漳州賊
盜 左朝奉大夫林杞知池州杞初坐謫張政故速竄至是復用
右奉直大夫致仕邵伯溫卒於捷為縣年七十八伯溫有聞見錄
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蓋諫為閣門祇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企中之勞
特錄之也 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既遁去
與金偽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
林前二日至城下賊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賊將
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 是日資

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司所遣使
臣楊安初見建炎四再至雲中府虛中遺以礬書經文并跋語大

畧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
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

林牙勢浸盛欲張浚以其言白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閬州宣撫處
劉子使司昨於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賈文宇前
去偽地河東雲中府以來尋宇文相公投下今據本人回司供析
稱當年十一月初三日到雲中府尋見吳先生名鼎係西京人充
字文相公門下幹當安遂具說差來因依日本指引前去南人充
相公將所賈文字下便不敢說話到公州為無文引却得礬書二張盤纏
金三兩亦不敢說話便回至公州為無文引却得礬書二張盤纏
半相得脫後來蒙嵐州給到公據至今年六月內却到雲中府
見相公說因依安覆今秋須回去時千萬相公分付經一卷詩一
撫又說國相要入國覆今秋須回去時千萬相公分付經一卷詩一
司乞令人將往本宅傳語相公已次并大機宜小機宜且照管

宅裏安今年七月十七日離雲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迤邐回
司今月十四日到閬州赴使司出頭使司今將使臣楊安貴到
書二張經一卷詩一首封作一匣專人賞擊前去請照會親自開
拆辨認前件文字是與不是奉使樞密相公親書如委是詣寔即
具保明文狀供申守待投進施行仍却將前件文字如法封角如
匣分付差人去賣擊前來右劄送至潼川府兼使司泰議宇文徽
猷依此疾速施行仍不下司紹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印押
按張滙節要稱色呼美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才昂為立名曰
思謀疑楊安所稱吳
昂即是此人當考

丙寅詔江東安撫司許詔水軍千五百人仍賜錢三萬緡為造舟
之費先是言者慮賊兵侵犯江淮詔沿江諸帥嚴加備禦故帥臣
呂祉有請焉 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兼
主管往來國信所 是日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
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
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候懋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
前一日懋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王羲叔遣叛兵劉淨等就
招翌日軍士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懋等縱
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尚懷反側懋盡誅之既而
羲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懋又劾兵馬監
押從義郎沈敦智之罪遂罷之仍賜世將詔書獎諭於是叛兵所
掠金帛子女多為懋所取而去懋懋凡也
戊辰詔御史中丞辛炳稱疾既久亦屢抗章顧栢臺非養病之地
可遂其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先是樞府全闕官炳欲遷乃
數論胡松年墓室禮之失据據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炳疾逾月松

年執政而密禮補外會炳疾小愈未能造朝乞不妨本職先赴本

臺治事許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參為不恭中司如

此何以掌朝議語聞故有是命此以朱勝非開居錄參修炳乞先赴本臺管幹執事在十七日甲子

蓋未罷前初江西制置使岳飛之入覲也以泰州軍事判官朱

說偕行夢說宣和間以布衣上書切直故飛辟之夢說嘗遺炳書

言時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

無賢相朝乏賢臣因責其不諫炳攜書以奏飛乃厚贖夢說而謝

遣之此據中興姓氏錄附入夢說已見建炎元年二月姓氏錄又云炳攜書以奏上不喜論飛罷趙姓之遺史云炳亦請外補

除知漳州按飛入朝在今春去此已久又炳亦久病恐非緣此求去也日曆今年八月二十七甲辰韓世忠狀泰州軍事判官朱

夢說體究到知承州劉唐不法則夢說任吏部尚書沈與求必在春夏之間今且附比更求他書參考

兼侍讀 已已執政進呈內降公事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

曹何足惜恐因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

變者更乞諭張俊楊沂中使之機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省事

上曰何嘗假借此曹兼已戒俊與沂中但令臨安府略加根治可

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採聽願陛下所以致此言之由

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糴舊例朝廷歲

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焉

右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白黃中追三官放罷黃中時中從弟也以

時中任入官嘗為陳州士曹都水監丞至是乞審量而言者論其

始者專用濫賞循九資而九年之內又轉十官僥濫太甚豈可當
民社之寄故有是命

庚午命宰執按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時自池
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罷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超
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它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功第一
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憤然而去 降授和州
團練使辛企宗乞討建昌軍賊上諭大臣曰聞企宗在建昌僅以
身免乃使人來京經營差委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為怯懦
無謀養成寇正如王瓊在湖南玩寇日久卒無成功而企宗又
瓊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
否不勝幸甚

辛未殿中侍御史魏矼守侍御史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霈行右司
諫監察御史張致遠為殿中侍御史時致遠在道未至也於是矼
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強行捉募或劫
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治自古善用將
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因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
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
服安靖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
下交儆紀綱克振矣 大理寺丞韓仲通請武臣之有戰功者陞
朝之後帶勳階以示旌別吏部立法仲通龔縣人也

明年二月
丁酉立法

高麗羅州島人光金與其徒十餘人泛海詣泉州風折其檣泊泰

楚州境上詔付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養贍伺便舟還之據光金所

三日自毛羅島起舟當日遇風至二十八日吹到淮南地分今附降旨之日是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

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左副元

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熊克小歷云誼至金廷與其左

屈按此時固新方為右副元帥鄂爾琨為右監軍克小誤也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脚

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之

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宗維

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按伴李

江南擅自占據魏良臣等答云前此丞相惠書止云淮南不得屯駐兵馬繪所云丞相即尼瑪哈今掇取附見蓋欲畫疆

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

壬申申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荆南鎮撫使解潛特遷協忠大夫以

川陝宣撫司言其討賊之勞也既而潛奏統領官胡勉績効復進

勉二官事祖在今年二月已酉勉九有丁巳轉官

癸酉初命大理寺丞評判定見行斷例時議者乞明詔有司應小

大之獄既得其情一斷以法無使一時之例復預其間如其斷刑

舊例法家所援有不可去者乞條具申上付之所司立為永法布

示中外使知所遵守庶幾刑罰平允人無冤濫刑部勘當自國朝

以來斷例渡江以來皆已失散今所引用多是自建炎以來近例

若建炎以前皆出官吏省記間亦引用至於進擬案用例或罪輕

而引用重例或罪重而引用輕例或有例而不引無例而彊引即無監察斷臬指揮欲乞將本部并大理寺見行斷例并臣僚繳進元符斷例哀集為一行下大理寺委自丞評判定若特旨斷例即別為一書俟成書申送刑部看詳駁正其不在新書者不得引用如引用失當許本部檢察斷罪上之朝廷乞頒降施行故有是旨

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西路南康軍依舊隸江東路先是置沿江三大帥因移易其屬郡至是建昌軍亂胡廷及江西帥司皆已遣兵討捕而江東帥司獨未知故兩歸之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瓊以所部至襄陽府初岳飛之出師也上命光世遣兵五千為之援及是始至焉此據岳飛九月十一日所奏

甲戌皇叔洺州防禦使士從為涇州觀察使士從前知西外宗正事以例遷也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居正試中書舍人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卹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建殺漕臣建康抗秀之守臣皆為其下所囚率歸罪於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

贈滂左朝請大夫通判軍事張域亦贈三官各官其家三人軍事判官趙不倚亦贈三官官一子云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移吏部祠部員外郎范同移考功 左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雋子改京官以同知太宗正事士儂言其在建炎間有勤王之請也 事見建炎三年三月

丙子左朝散郎邵彪知泰州

丁丑左朝請大夫提舉廣南西路買馬李預貶秩二等時預始市戰馬五百至行在類皆低弱故責之 武功大夫神武後軍幹辦官張旦為左武大夫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使知襄陽府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中節統領牛鼎為安撫副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四川都統制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周識為右承奉郎知郢州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孫革為右承務郎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皆用江西荆南等州制置使岳飛奏也 初偽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晟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于四議乎臣請為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即為君敗即不失為忠臣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醜乎北面奉符

望退而復辟猶且為齏粉况又甚焉者哉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
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
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山川之饒南有二
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煮海之利其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
禮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向則我齊一
敗塗地此可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
也若簽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奄有神器僅二百年其於生靈
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况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
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問稍行將不我援則豪
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陛下
臨戎國事孰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一傳之後大臣皆
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
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
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且兩淮膏腴千里表護江浙而不可失
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則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退保吳越略
無意乎此天所以遺陛下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搖蕩江浙
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為內地矣此地利失其守可
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趙氏自播遷之後所與謀事者
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僻常為利
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

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

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顧行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闡葺

士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為朋黨此入彼出視相府如傳舍一旦倉

卒其君惇惇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

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將彼所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

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世忠嘗敗

於永安又潰於沐陽至於張俊尸祿素食坐於卒伍爭利徒能費太倉米是

三子者曾無毫髮功而又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驕侈淫泆權

勢相尚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彼自敗

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收飢悴之夫驕縱不治間有

邊事覬賞而後行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太子天下之本彼

既無宗室又失儲位設有軍事敦與為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

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擊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

間日之米兩浙之間賦歛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

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民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

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臣

謹上議豫覽之大悅賜誘帛百匹乘傳赴闕以誘為行軍謀主此據

偽齊錄附見叛臣之策本不宜書書之以見誘

所謂四可決者皆劉豫所忌朝廷所當知也

是月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

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為戰艦以其偽閣門宣贊舍人知密州

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為前軍聲言砍襲定海縣
此據日曆今年十月五日
軍賊崔寧等
案疑附入 偽皇子尚書右丞相梁國公麟與右丞相張昂同上
書乞科民間錢據已耕種熟地頃畝為率每畝出二百五十文在
坊郭者以五釐營運免行等錢比附均敷豫從其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讀畢上顧冲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其後夷簡知仲淹之賢卒擢用之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

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
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極是朕最愛
元祐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
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壻蔡卞怨
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
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
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畫出姦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冲對未論其
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本朝母后皆
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為蔡京等所誤當時蔡京外
引小人內結閹宦作奇伎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冲對道
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
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臣頃在政和間常聞道君皇
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容回首不須驚宣示蔡京等云此兩
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寮上曰題跋小
詩雖可以見意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教舊臣則其事遂正惜乎
不為此冲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
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
如此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
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
不正為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法初未以為然其

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為無窮之恨至於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詔象州羈管人孫覲特赦令逐便覲始坐贓貸死至是上書訴枉事下刑部刑部言覲可犯未嘗置對止據衆證定罪於法意人情委是未盡故釋之已外右中奉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右朝請大夫賈若谷為利州路轉運副使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古為張浚板授至是到官諭再歲始申命之命未至而王似已用便宜移古知瀘州充瀘南沿邊安撫使成都續記古以紹興二年五月九日到任

今年九月十三日改知瀘州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張浚既召歸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與朱勝非謀曰西帥難其人欲以趙鼎為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踰月乃有是命鼎由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之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勝非以瘍疾在告鼎詣之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它能制玠足矣若官與之同豈能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邪鼎曰須得一使名在

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未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言也時

為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昂行實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

人皆駢集由是見忌樞密院宰相兼領言者論其失全參知政事

通知其事上以為然於是忌者益切至是除川陝宣撫使皆忌者

之說顯謨閣直學士新知漳州辛炳侍御史魏玘直秘閣知常

州鄭作肅各進官一等以刑部言御史臺去歲平反臨安府等處

獄訟二十二事比諸路最多用手詔陞黜也 詔吏部編七司例

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

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文修言

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行檢例吏得為姦邀求貨賂乞將應干

勅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

之二十六年九月戊辰所書可參考

幸已執政進呈侍御史魏玘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上顧孟度等曰

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遂舉鴻鴈美宣王詩謂中

興基業實在乎此孟度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圖必成之

功為必取也計於是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祐守襄陽是也

朝廷行屯田累年除荆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效上

曰卿論實效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

已天下事因名以責實無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

懇田畝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等可商議條畫來上

當力行之後二日朱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

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著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便施行度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流離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不易供給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忠軍中却便訴其難行復議改更如此則朝廷命令自為反覆議遂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克荆南府潭陽豐鄂岳等州制置使王燧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光州觀察使徽猷閣待制知禹州程昌寓降充集英殿修撰杜本寨之破也昌寓上疏待罪而燧奏昌寓不濟師朝廷以燧敗軍失將故絀之按宋史壬午詔皇叔祖德慶軍節度使仲溫疾速赴行在仲溫時避地廣西故也

癸未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服緩急豈能成功邪後二日飛捷奏至上大喜遣中使持詔書獎諭促令第賞將士且賜銀合茶藥捷奏自鄧州二

甲申侍御史魏仁入對論遴擇羣才隨宜器使者之貪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抑臣聞之陸贄有言覈才取吏有三術為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罷

黜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
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江又言國家養兵多矣其
屯行在者實三之一諸將間有不鈐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衆
者有之擒人彊刺者有之或以取質為名劫持財物或因採樵之
役殺傷人民訟牒紛；朝廷雖送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
獲非府寺所能辦也臣竊攷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率執因其事
幾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能使
兵綱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因舉唐韋處厚李德裕李勉溫
造事為證上納其言乙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
為人擇官江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
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天下幸
甚乃詔前章令三省遵守次章劄與諸將賜江五品服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所行
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抑上悟是日輔臣進呈朱勝非以疾
不入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
名上顧鼎曰此是朕不思不曾與大臣商議所以然者使卿知出
自朕意別無嫌疑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故
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秘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
霍彞太府寺丞王良存并充幹辦公事從之彞端友子也端友武進人故

吏部侍郎晨除命在寅在戌初上以親筆召都大主管川陝

茶馬公事趙開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景福殿使宣

州觀察使致仕黃冕赴行在命川陝宣撫司津發而宣撫使王似

等教言錡守邊不可遣又奏開規畫利源深知首尾若行津遣恐

權官未諳知經畫次第有誤邊防大計望權留開在任俟事且稍

息日津發從之冕嘗為成都府兵馬鈐轄

庚寅神武中軍中部將馮賽罷主管隆德府路安撫司公事充本

軍右部同統領養自閬州從張浚赴闕因隸中軍統制楊沂中麾

下故用沂中請而遷之

辛卯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韶州居住莫儔與改正放令逐便初

儔妻淑人劉氏投匭訟靖康之末太上皇帝出郊係吳玠同內侍

李石金淵賈文字入城其日儔被拘在金寨內並無干涉且引兩

浙轉運使王俱為證俱以為然先是朱勝非疽作于背徧召醫工

不能料理有以儔家給使為言者勝非用之一日而愈勝非方念

無以酬其勞而儔家予之金使為之請遂有是命此以紹興八年

度接壤自鄰寇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

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為羣緋綠異服橫行

肆掠以衆為彊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迫遠奏報稽

時臣聞朝廷近遣趙祥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

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
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為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師番處事宜得彊梗
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
官不宥大韋相蒙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
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階州充熙河路
經略司中軍統領權主管五軍；馬李永琪為右武大夫武功大
夫兼閬門宣贊舍人知岷州充熙河經略司前軍統領段傑領吉
州刺史永琪等皆闕師古部曲先是宣撫司用梁洋牽制功全軍
進秩至是申命此亦饒風嶺功賞也
壬辰命吏部員外郎汪思溫等考選人秋試刑部員外郎劉藻考
試刑法舉舊制也 徽猷閣待制知衢州宋伯友與隆授右朝請
大夫直秘閣知揚州宋孝先兩易仍命伯友兼程之鎮孝先乞解
終喪許之 右迪功郎李杞進所授官左朝散郎胡蒙貶秩二等
侍御史魏石數言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黃叔敖假大臣意風之
論薦得官旋販私醞郡邑觀望不敢復泊驗問如章故絀之
癸巳太常少卿陳桷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祖宗以來有司鼓
鑄之教既多而泄於四裔其禁甚嚴川陝之間以鐵易銅而行之
至於私造銅器及私賣鬻者悉皆有禁今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
大勞費既多而官鑄所入無幾議者往往以錢監為可併不思國
之重寶與其他場務所入課利不侔但當博求銅本廣行鼓鑄不

當計數便議省併也今之疆場犬牙密接偽境利之所在民以死趨之江淮海道難於譏察其日夜泄吾寶貨者多矣又銅器布於天下不可勝數皆毀錢而為之欲銅本之盛鼓鑄不闕何可得也望特詔有司講求其弊厚銅本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銷毀之禁庶幾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乏當務之急孰先於此事下工部勘當會朝廷多事未及行

甲午尚書省言大理寺左斷刑實議法所在天下奏獄皆經取決其間刑名實有疑慮者自丞評已上次第咨稟或聚廳會議如各執所見本寺不能從不免巡白刑部本部即合依公與決如不能決方合上省舊來每歲之間不過三五件其所稟讞並是議論精確適合情法可為規例近來法寺畏其疏駁全不任責丞評謾各立說卿正以次隨而書之次第上之朝廷坐待處分方行擬斷遂徃復淹延刑禁詔刑寺自今獄案如刑名輕重委有疑惑即依例巡白令刑部與決行下又不能決聽上都省若有妄作疑難之議不當之之當議黜責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為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王繪為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各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三人僉從有官者進秩四等白身人補初品官以行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

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牝一而北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分以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毀抹時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辭行上疏曰臣聞書曰除惡務本又曰政事惟醇今國家舉事未能大有為者豈非政事未醇豈非惡未除本安石之不利趙氏其實迹可見乃陛下世讎天下所共知然其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足以深惑羣衆中人以下解有不為安石壞其心術陛下若以其膏被任遇不致痛加懲艾至如傳習安石之學問者謂宜深加屏遠過於防寇蓋彼之邪說易以動人為之地者則必曰政事雖有不善學術過人若謂讀書為文過人則誠有之豈有學術善而政事不善學術不善而政事善之理但乞陛下因對臣下訪安石之為人有意向稍佐之者便可見其用心之邪正仍願陛下赫然發憤從中下明詔具言神宗皇帝終棄安石不用以慰在天之所有謚議乃以文為言若并王爵稱之則為文王實為僭越蓋當時太常博士許彥一意諂事蔡卞侈大安石輕蔑祖宗此來若不追寢謚議恐無以示天下曉羣聽鼓舞動立政事况方命重修二史甚盛舉也若此論不定徒令天下後世終得以議宣聖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若奪安石之謚雖若不急其實舉直錯枉之要道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烏哲宗新錄安石

傳附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

聽舊洪州和買其八分輸正色二分每正折省錢三千至是帥臣
胡世將請以其三分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踊貴請每正增為五千
足戶部定為六千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臣嘗易象剝之六四曰
剝床以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剝民不已必及於君今江西殘破之
餘軍旅轉餉始無虛日鎮南軍和預買絹自起催至六月總納及
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本州申乞折納價錢朝廷從之是欲少
寬民力每正令納錢五千省此之舊折二分價例已增一半若半
若此二折見價每正計多一千五百可以已矣戶部勘當便令折
錢每正六貫文足其實八貫首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
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官有定額民得蠶織則絹有時而
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世將出自禁從戶部天下取則
所宜推廣聖德慰藉遠民乃旁睨市直錐刀取贏幾同商賈剝床
損下恬不知怪和買舊給本錢每端一千方時多難白取既非得
已戶部乃用極價雖坐致數十萬緡豈陛下本心耶臣抑聞之山
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一二年間費用漸廣比之會稽
已數倍矣使戶部下能均節則雖匹絹百千橫費無緣充足封倫
法律之語魏徵仁義之效惟陛下慎擇而力行之疏奏故有是旨
荆南鎮撫司統制官辛太貸死除名令本鎮自効岳飛之復襄
郢也上命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太將鄉兵千二百人
赴襄陽飛命太駐清水河以掩賊太不聽自鄧城擅歸宜都潛不

即遣及妄申太先復襄陽飛怒乞押太赴軍前與免罪責以自效

詔太罪當誅戮特貸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乞

全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振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

成仇隙潛坐降橫行一官潛降官在九月癸丑能克小歷稱湖北

誤也飛此月壬寅始除湖北制置此時但為江西安復等州制置

耳潛自建炎末寓治宜都至今未歸荆南蓋飛按章有云太擅往

荆南鎮撫使解詔諸軍不得陳乞自往廣西買馬先是神武右

潛處克遂誤也軍遣將官曹童持羅錦練纈至橫山寨市馬又增其直予之提舉

官李預以章所持皆蠻人所未見恐後無繼乃以本司所市馬五

百付之因奏其事且謂若諸軍更來收買則臣無復可措手足乞

候綱馬到日取旨截撥庶事歸一體故有是命 承節即李侂克

閣門祇候以江東淮西安撫使劉光世言侂係鄰延邊人使喚得

力故也言者論光世陳請涉私不平者衆乞留此異息以待戰士

乃罷之

戊戌吏部尚書沈與求兼權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同兼史館修

撰 宗正少卿范冲為起居即依舊直史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虞漢為起居舍人始冲入對面奏臣與趙昂姻家恐人謂

臣因昂以進則無以自明上曰昂未嘗薦卿朕因與常同論修史

言及故家數人朕以為無如卿者故累召卿非由昂荐也是日昂

至漏舍中書吏以除目示昂謂朱勝非曰冲初除宗卿已不獲

避免今又遷擢恐招物議勝非曰前日留身得旨如此不敢不進

擬更自上前言之及進呈為復申前論上不許會待御史魏砥論
冲漢皆執政親黨不當用後三日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奏臣叨
聯政府雖於三省進擬人才不敢干預緣臣前妻係漢之親妹委
於人情有嫌乞與漢閑慢差遣而為亦奏臣與冲姻家雖職事了
無干涉法下當避而播紳士大夫不知出自聖意必謂臣援引親
黨在臣不得不懼乞罷冲新除乃詔冲復舊職漢除直龍圖閣江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冲復為宗御在是月辛丑漢
補外在九月癸丑全併書之侍御史魏
砥言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除授膏梁皂隸之徒往往以請求
得之而累歷行陣顯立功勞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陸沉故所在
盜賊竊發則驚懾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等三
人因薦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沉毅勇敢久在邊陲曠為江陰
兵官偶金人游兵至憂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闔境賴以安
全嚴州兵馬監押王宏出伍騎射過人屢獲羣盜近討繆羅功效
尤著乞量材錄用仍詔密院參照祖宗時差注兵官六等格法遴
擇其人方行除授詔嚴寧等慎由宏全赴樞密院審察後四日朱
勝非進呈慎由宏差遣上曰臺臣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
而荐論人材竊慮私有好惡可籍記姓名他日量才選用直史
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
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
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辯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

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
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賜岳飛金束帶

己亥尚書左司郎中李大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
考功員外郎徐杞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孔端朝為右司員
外郎已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端朝以幸學得官誦事梁師成
不可用端朝遂罷 新除中書舍人趙思誠復為徽猷閣侍制知

台州思誠既為常同所劾抗疏力辭而有是命 是日虔州興國

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司統領官

毛佐王質趙愬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

突水南而去明年三月己亥遂掠汀循諸州

庶子偽齊保義郎下橫刺配海南牢城橫濟陰人從劉益在長安

使來領事橫投劉光世軍中為義兵光世涅其手因不得去至是

為其徒所告下大理法寺當徒三年依舊收管特擄招橫以去

日離長安今年正月四日到舒州大雲倉渡江至池州

投充義兵橫款稱偽大王劉奕下充効用即劉益也

辛丑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與義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湖

州以與義引疾有請也給事中唐煇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講

壬寅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克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

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燮在湖北連年不能

討賊會飛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

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後心理難容貸爰
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陽帥守每事忤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
弊乃詔專委飛措畫討捕仍令知昂州程昌裔自工流進兵湖南
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聽昌裔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
遣兵船約期進討命璣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
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朱勝非行述云岳飛復襄郢之地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與不足言侯中原畫復大駕還汴乃可今附此更須詳之也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
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使故也宣撫副使盧法
原兵玠如舊張浚之出蜀也奏以端明殿學士張深守成都至是
以似代之時歷五月一日張深羅知夔州按此戶部侍郎兼權
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上曰朕愛
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守第支賞耳中書
舍人常同兼權起居訥王居正兼權起居舍人以二史全闕官故
有是命

癸卯詔侍從已上外移知州差遣者並令徑路之任有合陳請事
畫一申奏俟過防秋日仍舊時近臣外移者例得過行在而侍御
史魏砥以為沿江衝要所在權官難以責成故有是請焉樞密
院奏以襄陽府隋郢唐鄧州信陽軍為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
取復之初事務不多未置監司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
府從之

甲辰右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蔡植進二官仍追奪建炎二年冬祀蔭補恩澤植卞姪孫也以濫賞改官至是乞審量磨勘為言者所劾故絀右朝請大夫權荆南制置司參議官盧宗訓知德安府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張應知鄧州修武郎高知唐州承節郎舒繼明為成忠郎閣門祇候知信陽軍左文林郎李尚義為左承事郎通判襄陽府右承直郎堯尚友為右宣教郎通判鄧州皆用制置使岳飛奏也繼明羅山人身長七尺善騎射矢不虛發故飛薦用之既而侍御史魏仁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儇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為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事幾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尚義奏辟在月辛亥今併

書也 古承事郎知承州劉居羅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劾其貪繆

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復為檢校少保瀘川軍節度使忱愕也愕已見建炎二年正月靖康中以戚里故例納節至是其母秦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二日以忱弟左金吾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惻為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主孫仁廟之女特與改正舊官應戚里之家並不得援例如違重寘典憲至是降制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先是轉運副使曾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乃改命謨

紆以八月己亥除少

農壬寅別與差遣

祕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故

辭謝限三日出門

上日歷是日侍御史魏

右奉議郎呂應問貸

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賊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郎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賊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賊

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詔諸
路州軍各給承信卽至成卽告身一道俟有忠義告變人卽書填
給付時論者以為方今州縣皆宜曲為之防如建昌軍小壘公私
所傷性命金寶不知幾何當結謀之時使有告者不過費一保義
卽告身耳望給告付逐州緩急之間便行書填乃是賞不踰時之
意故是命

戊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兼侍講近言祖宗之法無私如
天地難犯如江河皎如日月之明著在令甲垂裕萬世雖元豐之
後建三省分六曹更新庶事而銓選科舉刑罰廩祿之制亦多循
襲祖宗之舊比年以來風俗習僥倖有求者志於苟得有罪者期

於幸免而為人變法者多矣伏望聖慈執祖宗之制堅如金石行
祖宗之令信如四時啓僥倖之門而輕議變祖宗之法者一切裁
抑以示天下之公詔劄與六部 給事中張綱提舉江州太平觀

以待御史魏砥論傾邪媚竈論事誕謾也 左朝請卽致仕賜緋
魚袋徐時彥追四官奪所賜進士及第勅并章服時彥為蔡京館
客用臨幸恩特赴殿試至是請再仕都省批送吏部審量故黜之

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今年正月 令諸場對支新舊鈔
各半以戶部言權入納遲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

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建炎三年二月二

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正月五日
又改通今改所改凡五色趙鼎事實云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

惟益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
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益法遂為定
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刺立為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
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按對帶指揮乃在今年
九月此時朱勝非為相鼎知密院不
知何以云鼎所請且附此更須詳考

已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為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

副使自求河南人已見建炎趙鼎所辟也

是夜荆南制置司統制官王槩以所部叛于鼎州之城外西奔桃
源縣庚戌縣寨統制官李舉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
王瓌遣兵追至桃源而槩已死乃責舉取敗兵器甲準復責亨亨
亦隨叛會瓌聞罷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屢克選鋒勇而敢戰
作手書招之亨即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

周倫寨招安得其報以歸詔以寶為進義副尉寶補官在昌寓又

乞選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辛亥從之

壬子宰相朱勝非言湖寇逋誅兵久未解今已更命荆帥濟師益
舟期於一舉必靜湖湘帥守郡縣轉運等官如敢玩寇尚蹈前失
但為身謀無徇國心罪大當誅次亦流竄軍須調度或煩民力穢
俟賊平合行寬恤有能奇計立戰功以助破賊者宜加高爵厚祿
以酬其勞詔直學士院孫近草詔戒諭如所請詔賜川陝荆襄
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鼎之出使也乞
度牒等如張浚例朱勝非難之鼎請不已然後許焉鼎又乞隨軍
金帶二十條絹三萬匹米二萬石詔以米江西上供之數絹以權

貨務金銀折之鼎乞金帶及米在八月鼎將行上疏曰陛下建炎

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

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

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

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舐望是時

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

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

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

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

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

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

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

合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

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待宸扆所陳已艱難如此况在萬

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為羣議所移臣實萬幸朱勝非秀水閩居錄

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年趙鼎除

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言不可行如隨軍

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昔聞玉音趙

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

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思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

退鼎詔怒云令我乞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

二百千止共得四萬緡通紫衣師號與秀水錄不合若以朝道直

得錢牒計之勝此作為一十萬緡亦與三百萬緡半出朝道直

之說不同此勝此作為一十萬緡亦與三百萬緡半出朝道直

賜

史館校勘鄧名世進士出身 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宗正司
事安定郡王令時薨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
言其貧無以殮乃命戶部賜銀帛百匹兩

癸丑廢平州為高峯寨觀州為王曰寨初用明橐奏也 是日吏
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先是良臣等
至都堂面請使指朱勝非謂曰二君見上當自知之退見趙鼎
曰事之成否不在二君上所以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踈脫耳繪
輒然而去及對上一一訓勅詳盡繪奏竊知已閑偽齊遣臣奉使
恐不測約日過界欲乞早辨理物上曰大禮後可行退到朝堂具
道上旨勝非等唯唯繪曰前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金人先遣王倫

歸具道息兵議和之意須使人往議

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

韓胡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書
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
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金人每以逗遛為言此行逗遛之跡明
矣今三尺童子皆謂敵情不可知未知廟堂以為如何勝非作色
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遽絕使路公意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
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方可辦繪曰
今已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邪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
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論之歲一千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
增數敵未必受故曰虛數勝非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

所獲禮物六分黏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至彼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下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喬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覲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薄賂之欲乞更增私覲兩分不來即已勝非曰亦待奏知時金人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弗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起復直徽猷閣張宗元充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用席益奏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曰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况士卒驕惰官吏苟簡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安得不解絃而更張乎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而淮甸耕夫徃徃多在南方樵芻自給豈無懷土之心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檢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定經界立標表與為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鷄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其盈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商權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尚書省

丁巳上謂輔臣曰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畧而不

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 龍圖閣直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陳規復知德安府仍令規便道兼程之任如敢稽
違重寘典憲 直祕閣閻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左朝散大夫
知蜀州師驥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郭大中為利州路轉運副
使左朝請大夫升南公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紹興後朝廷除川
陝待次監司自此始驥彭山人建炎初為衛尉少卿大中成都人
也南公初除江西漕寓居夔州故就用之時宣撫司已用便宜除
南公官祠而行在未知也南公官祠十一
月七日奏到
戊午上宿齋于內殿百官齋于本司

已朱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太有卒詔賜其家銀帛百匹
兩

庚申命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于温州辛酉合祀
天地于明堂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為大禮使惟不入殿門他
職如故禮畢赦天下勘會州陝應副軍須科使頻仍民力重困令
都督府講究利害革去舊弊應襄陽府等六郡稅租科役等事並
與放免三年諸路人戶經金人殘破盜賊燒劫之後日前應干官
私欠負並與除放歸業後稅役和買科率等更免兩科未曾離業
者免今年稅役十分之四州縣違戾令提刑司按奏當議科除名
之罪應州縣日前以軍興預借租稅及錢物並與當見今合納稅
租如依前違戾當職官衝替應命官因出戰或捕盜中傷不堪釐

務之人當議加優恤奉使金國或緣差使及指名取過未回之家
與西北土人流寓東南者令州縣多方存恤按月支行合得請給
應被虜遺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聽人收養即從其姓殘破州縣暴
露遺骸募寺觀重行埋瘞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諸處盜賊除
專降指揮不許招安原貸外限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不問內
元係頭首及能勸率徒黨出首者優與轉補官資諸路合納和買
細絹與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其減下一分令轉運司置場
收買不得虧損上供額數應捕獲姦盜及軍中有犯罪當誅戮者
並令依法勘鞫俟獄成方得行遣如事干機速不可待者須對衆
研窮審取伏狀然後加刑仍即時報憲司驗實保明以聞如違皆
科徒三年不以失論及以去官赦降原減其挾私者依本法坐罪
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
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二犢
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八
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上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設從祀諸神
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
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
宮架之曲皆許之乙未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外依天聖
故事用珉既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乙丑
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御臺門肆赦七月議裁省者以為宮門地

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宣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燮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共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故權住於是省部禮寺官告院事務所行文書吏三百餘人贈給或數月所費僅萬緡言者以為冗費乃命例支一月餘悉追剋焉九月庚午行遣南丹州防禦使莫公晟知丹州兼管內溪洞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公晟既掠省地廣西經畧司遣人開諭令供結狀且要其子武翼郎延穩為質公晟乞別除一職事主管彈壓一方遂從之

甲子尚書左司員外郎晏敦復兼權給事中 詔董巽特補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巽高號鎮撫使董先部曲用先請也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矜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者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即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為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即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

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 詔建昌軍賊首修達等五人凌遲處斬同謀拒敵官軍江清等八人梟首受招安人劉淨特補進義校尉餘四人等第授官發付本路帥司使喚用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請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艱難以來外郡軍變殺辱守長者屢矣既以重兵討蕩各正典刑未聞命以官者今建昌之變自知通以下數家幾至絕滅城中縱火殺人極其慘毒官吏士民悉遭黥刺前此未有而淨等皆素為頭首六七年間累因小驚輒唱軍衆突入官府邀索犒設包藏禍心久矣知軍劉滂等不幸而值其變未聞朝廷窮治逆黨錄死事之家遽報官此賊首五人深駭觀聽恐江西帥司解發此五人者謬為好

語或出不獲已意必有在宜即械繫廷尉責正其罪或以為可宥

則明然諭之使知有更生之幸仍分明送送神武諸軍令得自效雖非所以示訓猶未深失事體今一旦釋其孥戮授以名秩揚揚而歸故鄉以歆羨其徒此豈州郡之利耶樞密院勘會淨等元據江西帥司稱被衆兵逼脅為首又曾勸諭賊衆首先受招委是忠義乃命世將究實申樞密院

致遠章在十月戊寅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

臣閣門宣贊舍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上曰卿等此行不須與金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粘罕可為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曰

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秘不言乞聖慈宣諭上曰止是誰陽有舟
船來運麥此不足慮良臣等退至都堂朱勝非已不入趙鼎孟庾
胡松年聚堂同坐良臣等起白上指鼎曰事涉機密少時閣子中
言之松年離席曰乞就此共議如何鼎不答繪退謂良臣曰趙樞
密當以不預始議不肯預此事矣及再見鼎遣直省吏致意曰督
府事不暇請與參政胡樞密議之良臣等出遇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浚來白事浚為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
再對不報已上並據王繪初偽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見
月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五遷皆
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而遠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
貨財子女不來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為淮王王盱
眙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
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
金主晟命諸將議之左副元帥宗維左監軍希尹以為難右副元
帥宗輔以為可於是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
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宗維希尹繇是失兵柄又以右都
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
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為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
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合兵來寇始議自順昌趨合肥
犯歷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謂簽民兵盡除山東餉

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公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州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未大利先是偽尚書右丞相張孝純既告老豫復起之孝純知豫必不能久欲自託於朝廷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與挺厚得其陰謀又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所積甚眾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苟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至是豫將舉兵乃下偽詔略曰朕受命數年治頗有叙吳蜀江湖皆定議一統之地重念

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趙氏之祀

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代功力請逾堅方見聽許豈期蔑棄

大德乃敢偽遣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會大金元帥大兵

直擣僭壘務使六合混一以上據偽齊錄及張孝純所上書并熊克小歷於是騎兵自泗

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至舉朝震恐或勸上它幸議散百司趙

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侍御史魏玘嘗言陛下宵

衣盱食將大有為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勤當明

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啓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

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為紛擾且亟從所請以慰公議

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

為請章十二上上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論
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砥亦疏勝非
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
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為
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
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心陳用兵大計上
意以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鼎奏用
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上方向鼎已有命相之意矣

丁卯知南康軍孫光庭罷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貶秩一等先
是耘等言鄱陽湖有水寇詔本路帥司遣兵千人收捕而江東宣

撫使劉光世以為所言不實駁黜之言者論李敦仁范汝為等皆

以官司不速掩捕養成其衆今罪此二郡則鄉縣有賊非州郡帥
憲司審實體究必不敢聞奏緩急之際致失機會為害不細命遂

寢十月辛巳詔耘光庭候分析到取旨明年二月乙未耘降官指揮不行閏二月己酉光庭知南安軍尚書兵部

負外郎王純充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

戊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靜江府折彥質充川陝荆襄都督府參謀
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左宣義郎通判邵州劉式罷仍毀改官
告敕式衡陽人與朱勝非外姻自言宣和末權平陽縣嘗設方略
遣巡檢官捕獲強盜十有四人勝非不以付部遽用特旨改官至
是侍御史魏砥論式素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為大臣私家

之用乞行追奪故有是旨

己巳右司諫趙霈言臣嘗聞漢高祖初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叛者死夫以漢唐二主當草昧之初雖約法尚簡猶不廢先王之刑辟故殺人者斷在必行以是知好生雖聖人之大德而殺有罪亦刑辟之所不赦苟殺人而不死傷人而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臣竊見比來在外刑獄例常淹延考其奏案原其情犯有法當論死初無可疑者奈何吏緣為姦以獄為市意在縱釋以故久而不決使已死之魄冤抑而不得達被苦之家怨憤而不申將何以召和氣乎臣未暇悉數如以建康府婺州論之建康百姓王紱等

六人始用失牛仍報私怨共殺死一十三人獄具得旨處以凌遲

處斬二等後因審問乃輒斮異今踰一年婺州豪民厲景忻昨緣

賊發差充隘首搜山因捉到孔真疑其為賊其人兩次聲冤景忻

不問來歷親斬首級昨體究詣實後來勘鞫兩經斮異今踰二年

紱等殺人命為至衆景忻殺平人以希賞二獄久而不決皆欲遷

延免死則死者何其不幸哉乞下兩路提刑司催督並限十日具

案聞奏如稽留出限重行黜責庶幾冤枉得申和氣可召仰副陛

下矜慎刑獄之意從之 永豐縣故射士蔣青與其徒三人殺人

縱掠縣令左從政即黃延年捕斬之事聞詔放罪 明年三月乙未降旨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服從所請也 尚書兵部
侍郎趙子畫乞補外罷為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左宣教郎主
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
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
謂之神臯若選良將民所信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
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
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此
以逸待勞之意也詔送都督府震奏以此月
壬申行下時震始入見上首問
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 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等
發行在前上曰直學士院系近入對面稟國書指意次日良臣等

省中見近笑而言曰非細用朱良臣曰幾何近舉五指於眉前蓋
聞有大舉意遂增作銀帛共五十萬至是得國書辭行會趙鼎等
出餞朱勝非謝不見良臣等至秀州則聞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

此以日歷及王繪
甲寅講和錄參修

辛未左宣義即熊彥詩守祕書丞彥詩坐王時雍累久廢至是趙
鼎引用之 左從事郎喻樗王居修並為左宣教郎樗桐廬人居
修中書舍人居正第也二人並以趙鼎辟為江西制置大使司准
備差遣隨府罷至是上召對而命之樗之制曰自熙寧用事之臣
託儒為姦而斯文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是非毀譽動
其心而能審是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稟

異才輔之篤學謀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窮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
之大體藹然令問達於朕聞燕見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
爾能夫大學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
聞於師而成已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毋負所學居正之詞
也微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語人曰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
第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於樗乎居正又言草居
修詞有嫌乃命都司官權中書舍人命詞行下都司攝詞命以二
史皆闕而檢正又
權給事中故也此是十月五日得旨按周
細除右司在此後二日故今不出其名
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據以小
過使人無善法者誰肯作相趙鼎等對曰陛下睿照如此臣鄰

幸甚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同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祕書
少監劉大中為起居舍人左迪功郎仲并特改左承奉郎仍舊
平江府府學教授并嘗從胡安國游至是以薦者得召對故以命
之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夫知堯舜文王為正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者可與
共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權然後為成德之士
然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共學者殆不易得况成
德哉爾資稟淳明器質深厚頃自妙齡潛心問學則知所謂是非
邪正拳拳服膺雖於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自信
甚確庶幾孔子所謂可與共學者朕聞而嘉之茲用錫對便朝改

賜京秩爾其勉哉期進于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焉 温州

舟人林貴特補進武校尉貴在膠西偽齊遣土軍崔寧等八人取

其舟以為戰艦貴道殺四人捕寧等四人赴行在并其徒九人皆

官之 是日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 諸書並無金人渡淮之

十四日知建康府臣社申去年九月二十六日也改繫于此日 知楚

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

州退保鎮江府趙姓之遺史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蜀

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語飛曰如

方招接江南衣冠大節遂投劉麟麟待之甚厚授承務郎為皇子

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宣撫使征擾不已

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夔則皆響應既得四川然後發

江之舟敵權而下江南屯成之兵直搗吳會汝以為如何大節曰其

命會本國之身起往勿違其江直搗吳會汝以為如何大節曰其

謀非不善但萬全雖若遲而過則我帥挫銳矣不若攻四川

必取之敵以圖萬全雖若遲而過則我帥挫銳矣不若攻四川

既得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送大節于行在上令引

偽齊與金果合兵犯淮甸為防江之脩投大節承節郎閣門候選

今且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趙鼎為左通

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

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鄉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

色相慶趙鼎事從謀於近日非晚必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鼎為

-5 120 35 930" data-label="Text">

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

赴都堂治事

秘書省正字張絢樞密院編修官田如鼇並為監

察御史 監察御史周綱守尚書右司負外郎姜師仲為司封負

外郎朱勝非開居錄稱趙鼎引用周綱事

直祕閣通判臨安府

邵相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用帥臣梁汝嘉薦也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為叅知政事 宗

正少卿直史館范冲言臣於趙鼎實有親嫌伏念賜對之初首家

訓諭謂臣之進匪有先容親奉玉音不敢辭避今鼎進位冢司事

無不統在臣分義滋不遑安竊慮招致煩言指為附麗親黨則臣

上負聖知何以自解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則臣今日之退其榮

於進多矣詔不允 初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與隨軍轉運使趙開

不咸玠謀為牽制之舉必致後患連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為之是

秋 言大運米十五萬斛 初川率四十餘千而致一斛時玠

令縣官部役先至者賞後夫飢病相仍死於道路蜀人痛之 此以李燾

撰趙開墓誌及馮康國奏議參修 開懼不敢言更遣主管文字左奉議郎張洙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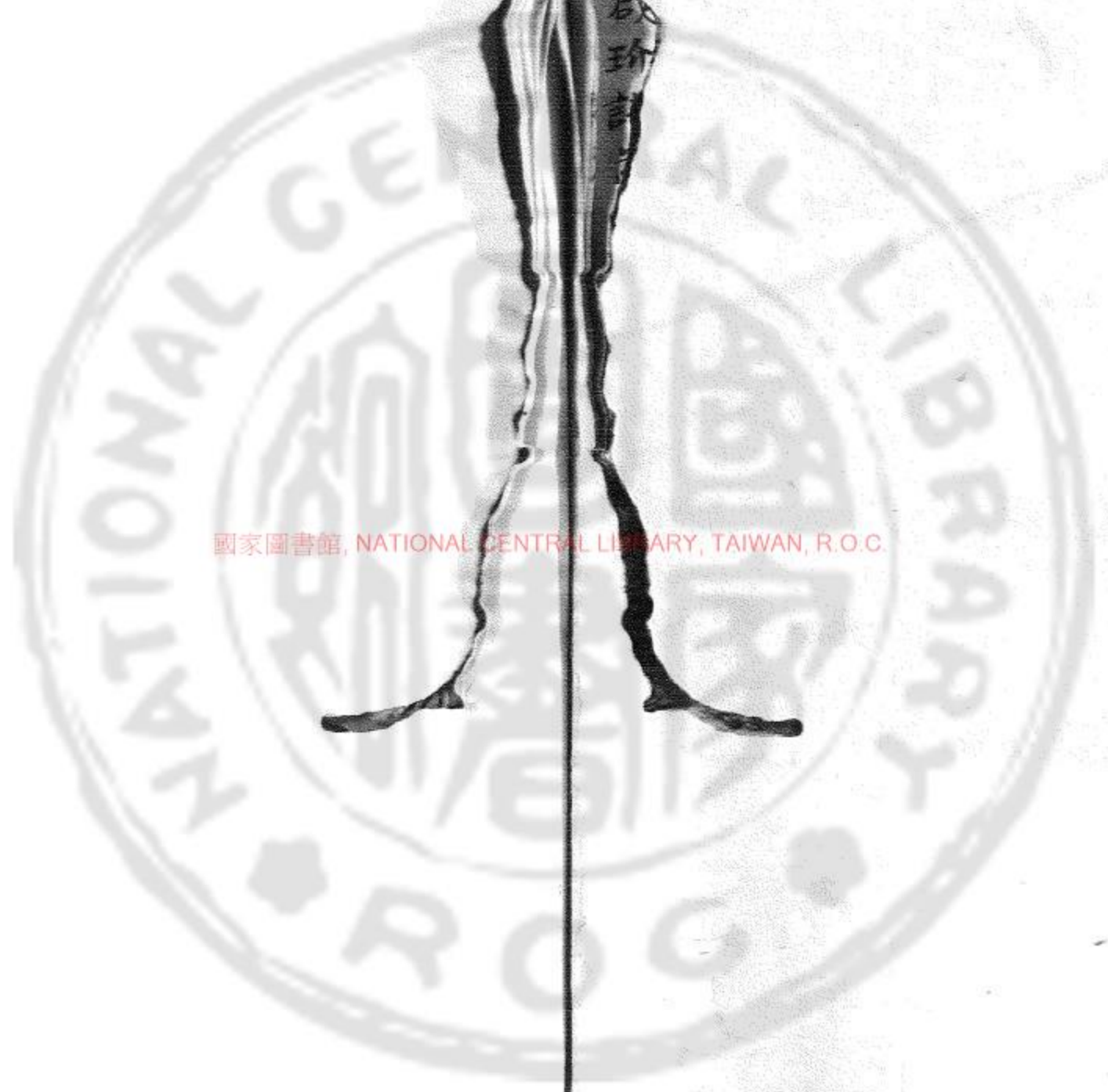
後期者洙撫其民流涕曰諸葛孔明再舉師以糧盡而返孔明豈

不智哉懼吾民之至此也輒削所受令聽民以粟輸內郡官募亦

載粟輓以上民皆歡呼而去玠大怒以深文詆洙賴宣撫司置勿

問雖開亦以為難洙鄂縣人也 張洙事以卻溥所撰墓誌增入此

此更求其本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之三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准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蕃偽兵馬犯承
 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金
 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
 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可奮決可成功臣等願効區區
 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
 惟斯乃成沈與求曰今日親征亦由聖斷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准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
 定日起發使熊克小庶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移軍於建康與日歷所書不同按後此月已外始
除浙西江東宣撫使此時未為宣撫克孟小誤詔四孟朝獻候
過防秋取旨權戶部侍郎梁汝嘉等奏在庫藏權貨務都茶場
見管金二萬一千餘兩銀九十六萬七千餘兩乞並隨駕應副支
用納二十萬匹絹一百六萬四千餘匹羅一萬二千匹乞起發一
半從之起居舍人劉大中兼權中書舍人太府少卿馬承家
知衢州承嘉聞警奏即請外補時畫室登舟以行言者論其陰懷
苟免乃詔承嘉依舊供職十月癸未依舊
丁丑叅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仍鑄印以
賜庾請即尚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體例合行事從權便宜施行
置易敷賞公使庫如都督府別設秘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

密院諸部案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糧
雷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倉都茶草料場官吏並留太常
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留宗正
寺國子監勅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並令從便庾又請留臺官一
員以警遠慢皆許之庾乞輟留精兵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留神
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
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庾節制勒停人巨師古復供衛大夫
忠州防禦使充神武右軍統制軍馬用張俊請也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
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親賢宅宗子紹興府太宗正司皆從便避

兵矣

已外趙鼎等進呈乞時韓世忠等奏報蕃偽人馬犯承楚等事劄
付奉使大金魏良臣往軍前商議早行約束上曰和議蓋非得已
僅得淮南兩路百姓安業即內帑物帛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更動
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度凡內帑所有專以養兵而已沈與求
曰陛下為愛惜生靈之故至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也
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
使以事係機速更不降制止令尚書省出勅直徽猷閣新江南
西路轉運副使李謨添差兩浙路轉運副使時左朝奉郎王侯直
秘州軍庫為副使戶部侍郎某奏乞用謨故有是命

初武國軍程勣楊再興連年征討湖南安撫司遣統制官拱衛大
夫秦州刺史吳錫以所部討之及是夫破賊徒獲再興之二孫得
良民被剝者甚眾明年三月癸巳推遷據湖南奏稱招出是日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
再以此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
浙西趨行朝無教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駕為敵衝萬一透
漏存亡所係朕難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宗祖德澤猶在人心所
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
屯揚州初敵騎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為賊勢甚少趙鼎曰金前
犯我境乃入敵國即賊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

軍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唐辰侍御史魏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需以急速事乞
同班入對許之時朝士中尚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必
宜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會侍從及臺諫官同日請對鼎留身奏
日今日侍從臺諫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群議所移上意益堅既
而砥等與吏部侍郎鄭泌等以上親統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
今此金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戎敵謀
上曰正朕志也此以趙鼎行實增修然日歷臺諫以初五日乞對
侍從以十一日殿疑不同日且從行雲所云
更須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源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

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後統兵為韓世忠之援趙鼎
等稱晦議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胆志頗
怯更覩其臨事能副其所言與否鼎因稱馬擴極有才可用上曰
宜令留守司使喚孟庾曰臣亦欲以此為請胡松年曰擴嘗見臣
欲自將三千人捍賊鼎曰擴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
外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與求曰今日正當拔卒為將之時臣聞
擴持軍嚴整願陛下留聖意湔拭而用之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
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能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可令
引見上殿示以見信然後用之彼必能効死力以報朕與求曰陛
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

幸甚擴此月丁亥先是擴奉祠居福州鼎開督府引為詳議官故
荐用之

辛巳右儒林郎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涿特改合入官以薦對也已涿
見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次鎮江府而泗州言得宿州牒已差
引官孫少卿至境上乃命良臣等分析仍權將禮物私覲寄留鎮
江止持國書物錄取天長路星夜前去仍令韓世忠差追上使臣
催促出界時良臣亦遣書狀官梁植持稟司遺輔臣大略言和議
本為淮甸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况臨難解紛世無此理
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有講和修睦之請
息年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漶淵

之後規摹宏遠昭然可見此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於
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詐和之請斬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
遂遣使命淹延歲月墮欲奮之士氣乘遣附之民心今和議未定
敵兵已集竊聞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遂統全軍絕江伺便以進
其行踴躍如赴私讐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康控扼之地聞朝
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
相與應援以破逆賊三不救之說將和兵奮敵氣自懾則銜命以
往宣國威靈庶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止為退懦之計效尤前
轍示之以怯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隲危萬一敵革前
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援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

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廷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
詔良臣等分折在此月壬午梁植
離鎮江在申申今聯書之

壬午石司諫趙霈請令講讀官權罷供進講義侍從官權罷供進
故事族過防秋無警報日如舊從之初經筵乞開講會上將親征

詔別令擇日故霈因有是請焉 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錄其父
祖禹紹聖間報國史院問日以進又具朱墨本去取體式請更憑

衆議修五詔送史館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
益知人臣不可以有黨有黨則不見自始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

然而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辭其信之邪正當其時之信否思已也
矣與夫賢士大夫之所傳其幾歟 范冲其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
更憑衆議看定其用亦公矣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兼波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昂言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

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四年冬劉齊金人合
兵犯淮泗朝廷震怒宰相趙昂嘗失身於偽楚初無敢薦者而

浚獨薦為言事官昂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其言失寔
取不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奏淮南賊馬動息趙昂等稱江

上探報唯祉最為詳密慷慨敢為兼有措置如此等人材寔不易
得上曰呂祉真有方面之才上又曰朕留意人物固欲得賢士大

夫協力以濟國家之難且如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對所言
多誕謾不寔雖粗有麤材亦何所用之胡松年曰君父之前猶敢

誕謾顧何所不至沈與求曰洪道頃知明州脫身先遁一城生靈

盡殲於賊至今一方之人怨入骨髓上曰今鄂州乃上流之地緩急安可倚仗更須別擇守臣詔沿海制置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朝廷聞總領官和州防禦使同管閤門公事張谷裕卒故就命之

甲申降授光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制舒蘄黃州王瓌復建武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大理少卿張杓乞宮觀上曰杓為理官頗有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煉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亦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常議臣摺以為理官之勸參知政事

沈與求奏頃臣曲謝已蒙衣帶之賜乞罷正謝日所賜衣帶鞍馬許之初淮東州縣聞敵入犯承楚之民相率控守水寨而帥司遂官除去運河埧閘以阻敵兵至是言者以為若使承楚水寨船不能動則民社失其地利敵騎衝窺直至江岸占據渡口復驅江北之人以布土袋填塞埧閘頃刻可辦依舊引取陂塘之水舟船復可通運是乃所以助其勢大害有四無一利也一者貽敵之笈謂我畏彼反生欺忽之心二者以顯官兵無北渡之意餘失江北人心三者水寨既失地利忠義之人無以措手足反墮賊計四者鹽商不行有悞朝廷進軍財計誠為痛害

乙酉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体度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敵

船及不得有防湖泊水寨民社保聚自金人入境揚州官吏退保
陰沙承州官吏皆散准東轉運判官郭楫亦挈家先遁徽猷閣侍
制新知揚州采伯友至鎮江奏言孤獨一身委實前去未得乞那
兵萬人與韓世忠同赴敵迎戰乃命伯友從便先次交割伯友從便先次交割
指揮在丙戌伯友引疾乞奉祠許之伯友十一月丙子提舉江州
丙戌詔遣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
進兵因以覘敵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負勇爭先
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先遣陳先叟此故事也 詔常程事並
權住俟過防秋取旨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
速降黃榜預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

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

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鼎殿中侍
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
郎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湑金部郎官吳并金扈從吏部侍郎
鄭滋禮部侍郎唐輝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
史張絢並留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軍前或押案
讀往傍郡收寄在臨安府總十餘人而已滋交修乞從便許之
是日侍從官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充樞密副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明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

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孟庾
因奏以擴兼蜀守司參議官直秘閣新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王圭
樞密院計議官方濟樞密院編修官王循友並充幹辦公事循友
嚴叟孫也圭之辟在丁亥擴在戊子濟循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已而圭以省員去殿中
侍御史張致遠言圭張大敵教詭說逆劉乃罷其新除圭罷憲在十二月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
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
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
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議如此恐上

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兵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
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
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賊王尋晉破苻堅
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
是浮言不能入矣此據趙鼎事實附入但所云韓世忠言胡不將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此與建炎三年閏八月世忠奏上語殊不同恐傳聞未必實或可削去叅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
神祠及名山大川並遣官致祭從之嚴州桐廬縣進士方行之
獻家財七千緡助軍戶詔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自渡江後
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

大儀鎮歎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亦是光華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偽界引伴官謀付良臣等令賈執於沮節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遂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嚮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楠提舉官董收遂過楠等共飯熊克小虛與良臣別孟一再行流行庚牌嚮至世忠遣人傳刺字謝良臣繪蓋承墓碑之詞今從王繪甲寅錄

且速楠等還楠收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楠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為託泣教行下左右皆傷但晚宿大儀鎮翌日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兒字莖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聞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寔居相位踰年堅欲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

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又云
元帥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是行皆劉齊問謀所致劉總管
謂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俱在淮南自入境來何嘗見一人一
騎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
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
敵聶兪李望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
其將捷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
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敵旂雜出敵軍亂
考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谷上堪人曾下捐馬足
敵全裝陷泗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捷也通贊遠孫也趙道雄換世忠

鎮江濟師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維揚王置酒送別
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屯守江中撤
嚮于嚴鼓之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敵軍甚眾我
戒以嚴鼓之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敵軍甚眾我
一趨見以嚴鼓之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敵軍甚眾我
隊各持長谷上堪人曾下捐馬足
四各持長谷上堪人曾下捐馬足
積屍如邱壘其重與山堂齊耶女真千餘里兀術
百餘疋器械輜重與山堂齊耶女真千餘里兀術
責其已元軒之良臣好詞以齊軍趙姓之遺史世
天長以解元軒之良臣好詞以齊軍趙姓之遺史世
十餘里直衝世忠與戰不利世忠復得其馬力顧
後攻金將世忠與戰不利世忠復得其馬力顧
百餘騎許世忠與戰不利世忠復得其馬力顧
如熊克小歷多據墓碑扼其路以世忠當中之志得
馬渡軍到揚州大儀鎮逢金人掩殺及二十餘里又
有伏兵把